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DS
735
A2C43
1790
v.3



陽湖 趙翼 耘耒

齊書書法

齊書於宋齊嬪代之際脩書宋帝禪位策文一道璽書一道齊高帝固辭宋王公以下固請高帝乃許既卽位封帝爲汝陰王築宮丹陽行宋正朔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爲詔是年五月汝陰王殂追謚爲宋順帝終禮依魏晉故事略無篡奪之迹蓋當時國史原本本是如此且有沈約宋書爲成式也然於順帝遜位時猶書是日帝遜於東邸脩羽儀乘書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以見順帝之禪皆齊之所爲而順帝初不知者此

尚存微意也其書齊明帝之弑海陵王云王有疾帝數遣御師占視乃殞之則更爲直筆蓋子顯本齊宗室其於明帝之篡逆及戕害高武子孫幾盡固不無隱恨焉故特書以著其惡非刻也至齊和帝之禪梁則書帝車駕自荊州東歸禪位於梁王夏四月禪詔至皇太后遜於外宮梁王奉帝爲巴陵王宮於姑熟行齊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亦絕無一字涉於篡奪按南史梁武初欲遷帝於南海沈約以魏武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爲對乃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酒一斗伯禽就而搢焉齊書乃全諱之蓋子顯是時方爲梁臣自不得不如此固

臣人恒獨其於宋臣之懷貳於齊者亦一一諱之殊屬
無謂如王儉於齊高帝未建國之先早說以功高不賞
以公今日地位不可復爲人臣并代爲游說褚淵等以
成禪位之事見於南史者甚詳而齊書儉傳毫無一字
其於宋臣之不忘故君者亦并諱之崔祖思當齊高輔
政廷議將加九錫祖思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高
帝聞而不悅王琨當順帝遜位時攀車慟哭曰人以壽
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咽
不自勝事亦皆見南史而齊書祖思及琨傳一概不敘
袁粲死而褚淵佐命齊朝當時民間有可憐石頭城寧
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之語齊書淵傳亦不載甚至淵

傳論謂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人主之所謬世情之過
差也則更明言身事二姓本屬時勢當然而無可議矣
此則子顯之顯然悖謬蓋因已亦以齊臣仕梁若於此
等處直筆褒貶則已益置身無地故爲諸臣諱正以爲
已諱也

齊書編次失當處

齊書衡陽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自應編在高帝諸子
之前乃反編在武帝諸子之後蕭景先蕭赤斧蕭湛蕭
坦之亦宗室也又不入宗室而另爲列傳其列諸帝子
傳又先以文惠太子序干豫章王疑之前疑乃高帝子
文惠乃武帝子于疑爲從子豈可亂其序乎

齊書繁簡失當處

齊書多載詞章少載事實蓋亦仿宋書之例如豫章王
疑傳載其辭殊禮一表答表一詔又辭俠穀隊儀仗二
表答表一詔又請以東府新齋拆奉太子一表答表一
詔又因唐寓之反請去州縣苛碎條制一表及薨後竟
陵王子良請加殊禮一表答表一詔又樂謁與竟陵王
子良一牋共一萬五六千字蕭子顯即豫章王之子爲其父作傳故特多表揚王儉傳
載其諫改紫極殿爲宣陽門一疏請解領選一表再求
解選一表共二千餘字王僧虔傳載其請正聲樂一疏
請除獄中湯殺人一疏又檀珪乞官一書僧虔答一書
珪又乞一書共三千餘字蕭穎胄傳載其起兵時檄文

一道共二千餘字竟陵王子良傳載其諫遣臺使徵租
一疏請赦逋租省刑息役諫射雉等疏共三千餘字崔
祖思傳載其崇節儉省刑獄定樂律開屯田設史官招
賢才等疏共二千餘字雖多有闕時事然何妨節存之
乃連篇累牘不減一字何以徒費筆墨若此又張敬兒
傳忽載沈攸之責齊高一書齊高荅攸之一書王敬則
傳忽載竟陵王子良請罷塘役折錢一表蘇侃傳忽載
齊高塞客行一首更覺無甚關涉毋怪乎愈形其蕪雜
也及其敘事則又有應詳而反略者明帝殺高武子孫
之在外者皆令典籤殺之籤卽之權重若此是當時矯
枉過正一大弊政南史於巴陵土子倫傳述之甚詳而

齊書略無一字明帝病急敕竟陵王昭胃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辦棺材數十具期三更盡殺之上暫卧會子恪逃在外至是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未賜諸王命耶及見子恪顧問流涕乃皆赦諸王得不殺南史因此特立子恪傳以載其事而齊書子恪無傳僅附於豫章王疑傳數語此皆繁簡之失當者也

齊書立傳太少

齊書立傳亦太少如朱買奉命領兵戍甬城謂人曰我一子當得官人問其故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卽爲孝子蓋謂殺賊則有功封被賊殺則有恤蔭也後守城果與魏軍戰被斬其屍猶據鞍奔還此豈

得無傳乃僅於周盤龍傳內附見之董僧慧爲晉安王子懋防閭當明帝賊殺諸王時僧慧欲起義向闕曰此州雖小孝武嘗因之今興師以請蒼梧之罪誰能對之子懋猶豫兵散被殺僧慧號哭爲喪殯王元邈欲執之僧慧曰晉安舉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爲難僕得爲主人死無憾矣願至主人大歛畢退就湯鑊元邈許之子懋之子昭基年九歲以小絹爲書問消息僧慧見之曰此郎君書也悲勸而卒南史載之甚詳乃齊書旣不入孝義傳并不附見於子懋傳後又如魏孝文至壽陽崔慶遠出城與魏主反覆酬答卒使魏歛兵而去其應對實足華國與張暘在彭城對魏軍李孝伯

之語前後正相輝映張暢旣立傳於宋書矣此亦豈得無傳乃僅附見於蕭遙昌傳此又略其所不當略也

齊書原本

齊書檀超傳齊初置史官超與江淹充其選上表請立條例謂封爵詳本傳無煩年表應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請立帝女處士列女傳謂內外詳議王儉謂宜增食貨省朝會而帝女傳不必立超史功未就面平淹撰成之然則蕭子顯所撰齊書蓋本超淹之舊而刪訂成之也然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貨藝文刑法仍缺

梁陳二書

新唐書姚思廉傳其父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以
屬思廉思廉入隋表父遺言有詔聽續至唐又奉詔與
魏徵等修梁陳二書乃採謝炅顧野王諸書以成之舊
唐書謂思廉採謝炅諸家著梁史又推究陳氏博綜顧
野王所修舊史成之今以迹推之則察已有成緒思廉
不過取謝顧諸家重爲訂正耳如梁書王茂曹景宗蕭
穎達張宏策韋叡等傳皆載察舊論陳書武帝紀論文
帝紀論亦察原文可見此等紀傳編排卷數亦是察所
手定則文字可知也姚察傳亦云梁陳二史本察所撰
其中序論紀傳有缺者臨歿時以體例戒其子思廉博

訪撰續此思廉自撰其父之傳蓋紀實也兩朝數十卷
書經父子兩世纂輯之功始就蓋作史之難不難於敘
述而難於考訂事實審核傳聞故不能速就耳至其文
筆亦足稱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載詔策表疏之類稍覺
繁冗而敘事之簡嚴完善則李延壽亦不能過宋子京
謂南史過本書遠甚非確論也又宋齊書傳論多四六
體蓋六朝文筆相習如此至姚察則全作散文思廉因
之亦然雖魏鄭公所撰梁紀總論亦不及矣

梁書編次失當

梁書編次亦有失檢處武帝郗皇后傳後卽以簡文王
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貴嬪阮修容反次於王皇后之下

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簡文帝之母阮乃元帝之母簡文
庶母也豈得反叙於後其意不過先皇后而次妃嬪耳
然旣敘武帝郗后則丁阮兩妃次於后之下正合體裁
何必先媳而後姑耶丁阮旣以帝母立傳矣敬帝母夏
太后及敬帝王皇后何以又皆無傳其於宗室諸王及
諸帝子編次亦多失序昭明太子統哀太子大器愍懷
太子方矩反編在前而臨川王安成王秀等昭明叔
也南康王績廬陵王續等大器方矩叔也而皆編在從
子從孫後可乎貞陽侯明爲齊人所立入主梁祀建號
稱尊未幾廢死不立傳可也昭明之子譽稱帝於江陵
歷三世共三十三年縱不便附於本紀後何妨別立一

傳著其興亡乃竟略不敘及并昭明傳中亦不載其名
此獨非蕭梁子孫延一脉之緒者耶梁武起兵之初特
蕭穎胄協心建議故無後顧穎胄留鎮西臺使弟穎達
從武帝東下遂克建鄴此爲功臣之首乃穎達既有傳
矣而穎胄反不立傳王琳周關百戰始終爲梁不肯屈
於陳氏是亦忠於梁者梁書亦不立傳皆疎漏也簡文
帝紀大寶二年冬十月壬寅帝崩元帝紀又云大寶二
年九月簡又帝崩問至元帝大臨三日簡文旣崩于十
月何得九月中先有崩問此又舛訛之甚者至梁書但
有紀傳而無表志則以當時同修隋書凡列朝各志已
增入隋書內故不復複載耳

按梁書不紀蕭詧蓋以敬帝國亡則梁統已絕詧三世雖帝於江陵然皆臣屬於周隋旣難作本紀若以爲元帝之逆臣而與正德等同傳則詧本非叛逆祇以救河東王譽與元帝構怨逃死附魏非正德等反附侯景者可比又不便列之逆臣傳是以無可位置竟沒而不書令狐德棻附之周書似矣然詧之北附也尚是魏朝其死也乃在周代而其子歸孫琮又歷隋爲附庸則又安得獨附於周書惟李延壽北史別立附庸一門以詧等人之較爲妥善然北史兼敘各朝故可如此立傳梁書專紀蕭氏則蕭氏子孫建國稱帝者安得竟從刪削此殆是梁書缺處謂宜在昭

明太子傳後備載晉以下三世則位置得宜矣明史
僞福王及僞魯王以海僞唐王聿鍵僞永明王由榔
等各附於其祖傳後旣不予以繼統又不沒其事實
始知修史諸臣之斟酌盡善也

梁書多載蕪詞

梁書敘事雖簡潔然其所載文詞仍循宋齊書舊式故
亦不免繁蕪如武帝紀先載齊和帝封梁公脩九錫一
詔又策一道百僚勸進一書又勸進一書武帝請嚴選
舉一表和帝進封梁王一詔又禪位一詔策文一道璽
書一道元帝紀載南平王恪等勸總百揆一牋帝答書
一道王僧辨等勸進一表帝答書一道僧辨等再勸進

一表帝再答書一道又討侯景一檄景平後僧辨等再
勸進一表徐陵勸進一表丁貴嬪傳載張纘哀冊文昭
明太子傳載王筠哀冊文以及諸臣贈謚俱載其詔書
加王茂之卒也詔書起語曰旌德紀勲哲三令軌念終
追遠前典明詒此已屬浮詞而南乎王偉柳慶遠鄭紹
叔呂僧珍孔源休等身後加恩之詔無不雷同令人嘔
噁南史列傳止書贈謚盡削詔詞是以較本書最爲醒
目

陳書書法

陳書避諱處太多如本紀梁敬帝之禪也先載封武帝
爲陳公一詔加九錫一策又禪位詔策各一於是武帝

始受禪卽以江陰郡奉梁主爲江陰王車旗正朔一如
故事宮館資給務極優隆永定二年江陰王薨詔遣太
宰弔祭絕不見篡弒之迹此固循宋齊梁書之舊例也
然其事終不可沒則應錯見於列傳中按南史沈恪傳
武帝欲令恪勒兵衛敬帝出宮恪叩頭曰身經事蕭家
來不忍見此事武帝乃使王僧志代之又劉師知傳武
帝令師知往害敬帝帝覺之繞牀走曰我本不須作天
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此敬帝被害
情事也乃陳書於恪傳尚載其叩頭數語而師知傳全
不書此事則紀與傳俱沒之矣衡陽王昌之死也實文
帝使侯安都殺之故南史本紀書衡陽王昌沉於江夏

而昌傳亦書中流而殞之使以溺告安都傳則更明書
安都往迎而溺之於江此所謂紀實也乃陳書本紀則
但書衡陽王薨昌傳亦云中流船壞以溺薨安都傳亦
云安都請自迎昌濟漢而薨皆隱約其詞而不明書其
被害始興王伯茂文帝之子廢帝之弟也宣帝旣黜廢
帝面奪其位以伯茂有怨言使人殺之於途乃陳書本
紀并不書伯茂薨事伯茂傳亦但云伯茂出宮路遇盜
殞之本紀所諱恃有列傳錯見其事乃并列傳俱諱之
則何以傳信於後思廉修陳書已在唐世何以尚作此
委曲廻護豈皆其父察原本察曾官於陳故不忍直書
而思廉遂因父之舊面不敢改訂耶又魏書孝靜帝天

平七年三月侯景克建業梁江北郡國皆來屬大行臺
慕容紹宗遇暴風溺水死侯景弑梁主蕭衍立其子綱
爲主是慕容紹宗之死在梁武未被害之前也而陳書
魯悉達傳云梁敬帝卽位加悉達征西將軍齊遣行臺
慕容紹宗以衆三萬攻之悉達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
免按紹宗旣卒於梁武被害之歲梁武後尚有簡文帝
元帝凡六年而敬帝始立則安得敬帝時尚有慕容紹
宗在耶此更舛訛之甚者

陳書編次得宜

陳書亦姚思廉所撰而編次却不循梁書之例如諸王
傳先衡陽王昌南康王曇朗次宗室次文帝諸子次宣

帝諸子次後主諸子較梁書最有倫序故南史亦仍其
舊然南史以衡陽南康二王并入宗室內則非也衡陽
乃武帝子應繼大位以陷於魏未歸故不得立及歸而
文帝已立遂爲所害此豈得僅入宗室內乎陳書特立
傳於宗室之前而以南康附之南康亦武帝從子爲質
於齊爲齊所害附於衡陽傳亦屬位置得宜則陳書編
次較南史更精當矣

陳書亦多蕪詞

陳書亦多蕪詞如武帝紀載梁敬帝封帝爲陳公一詔
加九錫一策禪位一詔策書一道武帝登極一詔又敕
州郡璽書一道封諸王一詔各官進爵一詔南郊大赦

一詔又赦罪一詔賑饑一詔文帝紀登極一詔天嘉元
年恩赦一詔南郊一詔王琳平後昇赦一詔恤兵一詔
減租一詔求賢一詔令僑籍改土斷一詔崇檢一詔春
夏停刑一詔二年周文育侯安都等配享一詔三年南
郊恩赦一詔六年修前代王侯墳墓一詔曲赦京師一
詔天康元年改元大赦一詔廢帝光大元年大赦一詔
二年慈訓太后廢帝爲臨海王一詔宣帝太建元年登
極一詔二年送流民還鄉一詔軍士年六十免役一詔
四年頒兵制十三條一詔舉賢一詔發諸將所部實姑
熟一詔建東宮一詔六年肆赦一詔蠲租一詔賑貸一
詔九年蠲租一詔十年節財用停工役一詔十一年審

刑一詔大赦一詔崇儉一詔十二年蠲租一詔後主登極一詔重農一詔求才一詔求言一詔禁汰侈妖妄一詔送流民還鄉一詔至德元年改元一詔二年大赦一詔三年修孔廟一詔四年薦舉賢才一詔肆赦一詔徵明元年大赦一詔二年訊囚一詔三年隋兵至戒嚴一詔南史於武帝紀但載進相國加九錫一詔一梁梁帝禪位一策武帝登極一詔廢帝紀載慈訓太后廢帝爲臨海王一詔其他概從刪削第節其事書之是以敘次較爲簡淨宋子京所以亟爲稱賞也

魏書

魏書自道武帝詔鄧淵等代記十餘卷太武帝又詔崔

浩撰國書三十卷皆用編年體孝文帝詔李彪崔光改作紀傳彪後又有崔鴻王遵業續撰宣武帝又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又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此收書所本也收在魏末卽因高澄奏修國史迄齊文宣時始成衆口沸騰號爲穢史文宣敕魏書且勿施行此收初成之本也孝昭帝又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於是魏書遂行此收初改之本也武成帝又敕收更審收更有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先特爲崔綽立傳至是綽反附出而楊愔傳又增有魏以來一家而已八字此收再改之本也後主緯天統五年以魏收爲尚書右僕射武平四年又詔史館更撰魏書按魏書李緯改作李

系蓋以後主諱故避之則知後主時又經修改此又收
三改之本也然則魏書在收一人已四易稿而其書尚
蕪雜若此信乎作史之難也隋時又有魏澹所撰魏史
隋文帝以收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撰其義例與收不同
以西魏爲正東魏爲僞凡隣國之帝不書名太子則書
字平文昭成獻明三帝稱謚餘不稱謚太武獻文被弑
皆直書其事不存隱諱紀傳後不立論贊具見澹傳中
當時號爲良史隋時又有盧彥卿撰後魏紀三十卷唐
時又有張大素後魏書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三十卷
今皆不傳

魏收書有後人所補者

魏書有不盡魏收原本者如孝靜帝紀武定二年以齊
文襄王領侍中以今上爲僕射五年以太原公今上爲
尚書令所謂太原公今上者卽文宣帝高洋也魏收作
史時正在文宣帝之世故追敘魏事而曰今上也元象
元年書侯景高敖曹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城按獨孤如
願卽獨孤信也其名曰信乃宇文泰所改也當金墉被
圍時尚未改名故書其原名似非後人所追敘則亦可
信爲魏收原本也又凡高歡辭相國辭九錫高澄辭相
國等事皆大書特書以見其不失臣節而於歡之被挫
於玉壁也則書齊獻武王圍玉壁以挑之寶炬黑獺不
敢出略不見敗衄之迹似爲齊迴護者於澄之死也書

齊文襄王薨於第略不見被刺之迹似爲齊隱諱者則更可信爲魏收仕齊時所作也然試以北史核對凡北史所採魏書大率存十之六七而文法亦多改易今此卷除所書齊事外其餘與北史字字相同毫無竄改且靜帝紀後脩書高澄事帝之無狀斥帝爲狗脚朕令崔季舒歐帝三拳及澄入宮責帝反背并遜位後遇酖而崩之事使以爲收所作則收是時方諂齊之不暇而敢書此乎又孝靜后傳書帝被酖後后再嫁楊遵彥爲妻后卽高歡女文宣姊妹也收敢書此乎則魏書孝靜帝紀一卷及皇后傳一卷必非收原本乃後人反抄北史以補之者也然魏書孝靜紀內如高歡辭相國等事乃

北史所無則又非全抄北史者劉貢父謂是時尚有高
氏小史及修文殿御覽亦北齊時書後人取北史及此等書雜
綴成篇以補魏書之缺理或然也孝靜紀及皇后傳外
如昭成子孫傳一卷明元六王傳一卷景穆十二王傳
上卷亦皆與北史相同毫無增損蓋亦取北史以補魏
書也惟貢父謂第三卷太宗紀史館舊本上有白簽云
此卷是魏澹史而按其書法與澹傳所載體例又不合
較之北史亦不相同則此卷難確指爲非收原本也

魏書書法

魏書本紀兼載隣國興滅繼立等事最爲明晰然其書
法妄自尊大惟西晉諸帝尚稱其帝號以拓跋之先本

受職於司馬氏故書晉懷帝封祿官爲代公晉愍帝封
猗盧爲代王不能沒也至書東晉元帝則已云司馬叡
僭大位於江南其他如漢趙秦燕諸國斥之爲僭爲僞
更無論矣然翳槐出奔尚依托石虎虎以兵納之始得
歸國則猶附庸於石氏也而先已書石勒遣使求和拓
跋珪幼時國破人散賴苻堅分劉庫辰衛辰爲二部珪
得依於庫仁以長則猶臣服於苻氏也而燕鳳傳已書
苻堅遣使朝貢珪因劉顯來逼遣安同等乞師於慕容
垂則猶仰命於慕容氏也而已書慕容垂遣使朝貢此
等書法在道武建號以後尚猶有說道武以前部落尚
微追敘者獨不可少爲貶損以從實乎至建號以後南

北朝通使等事其於南使之來則書曰某遣某朝貢如
登國六年晉司馬德宗遣使朝貢是也北使之去則書
遣使於某如始光二年詔龍驤將軍步堆使於劉義符
是也於宋齊諸帝皆書爲島夷如天賜元年島夷劉裕
起兵誅桓元是也按節閔帝紀與梁通和詔有司不得
復稱僞梁可見節閔以前國史所記本是如此然修史
時何妨訂正北史於道武建號以前凡列國之事皆不
書以魏方儕於列國也道武以後始兼書列國而書南
北兩朝皆改隣國體較爲得當矣平文之殂魏書旣云
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於己子遂害帝矣乃穆帝
爲長子六修所弑但書帝討六修失利微服民間遂崩

昭成爲皇子實君所弑亦但書帝至雲中崩道武爲清
河王紹所弑亦但書帝崩於天安殿太武爲中常侍宗
愛所弑亦但書帝崩於永安宮而俱不見致斃之跡此
正如魏澹所云遭非命而不異考終使亂臣賊子從何
而懼者北史於昭成則書皇子實君作亂帝暴崩於道
武則書清河王紹作亂帝暴崩於太武則書中常侍宗
愛構逆帝崩庶不爲曲筆也又魏書於高齊事尤意存
迴護高歡起兵以討爾朱氏爲名也則書齊獻武王以
爾朱逆亂與義兵於信都又於魏朝加高歡官爵等事
書齊獻武王固讓者不一而足孝武之被逼入關又書
帝爲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諂佞間阻遂貳於齊獻

武王而絕不著高歡跋扈犯上之迹其於京兆王瑜之子寶炬謂輕躁無行耽淫酒色是時寶炬已爲西魏文帝方與齊交爭故極詆之蓋收正仕於齊自不得不曲爲袒護固無足責也

魏書蕪冗處

魏書最爲蕪冗尤可厭者一人立傳則其子孫不論有官無官有功績無功績皆附綴於後有至數十人者如陸侯傳載其子孫馥瑋等十六七人李順傳載其子孫敷式等二十餘人以及盧元李靈崔逞封葬皆載其子孫宗族數十人一似代人作家譜者所載之人別無可紀但敘其官閥一二語而已則何必多費筆墨耶當時

陸操嘗病其敘諸家枝葉過爲繁碎魏收謂因中原喪
亂譜牒遺亡是以具書支派此雖見其採輯之本意而
不盡然也蓋傳中諸人子孫多與收同時收特以此周
旋耳齊書魏收傳稱收修史時凡同修者祖宗姻戚多
被書錄飾以美言與陽休之善則爲其父固作佳傳固
曾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劾而收書云固在北平甚有
惠政李平深相敬重又嘗納爾朱榮子金故減榮之惡
傳論云若修德義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可見收修書
全以公事市私情而其時同修史者亦互相牽附北史
刁柔傳云柔與收同修魏史志在偏黨凡其內外通親
並虛美過實此皆當日阿徇情事也乃李延壽修北史

已在唐時與諸人子孫渺不相接可以無所瞻徇何以亦仍魏書之舊臚列不遺耶

北齊書

北齊書亦有數卷亡失而後人取北史以補之者試以北史核對便自了然蓋北史雖據各史修成而其間剪裁增損必大同小異斷無有一字不差者今北齊書本紀內惟文宣紀與北史繁簡互殊其爲原書無疑神武及文襄紀之前半篇及廢帝孝昭武成後主緯等紀則與北史字字相同此必非原本也文宣紀後一論孝昭紀後亦一論而孝昭論前半篇仍是文宣論核之北史文宣孝昭二帝總論則一字不差蓋北齊書孝昭紀與

論俱亡後人遂取北史內孝昭紀論補之而論內又未
刪去文宣半篇以致兩卷之間文宣論復出也武成紀
一卷無論後主紀一卷有論而其論係武成後主合爲
一論核之北史二帝同卷之總論亦一字不差此亦取
北史補之但分卷未分論也皇后傳亦與北史字字相
同惟北史於后傳外兼傳妃嬪此則但有后傳無妃傳
蓋亦從北史內摘出后傳而不及妃嬪耳其諸王傳北
齊書高祖十一王爲一卷無論文襄六王爲一卷無論
文宣孝昭武成後主諸子合爲一卷則有論其論却合
文襄諸子在內核之北史亦字字相同蓋北史自文襄
諸子至後主諸子本合爲一卷故合爲一論而補書者

但取北史各傳分爲二卷而論未及分故文襄諸子有傳無論文宣以下諸子有論而又兼文襄諸子也其宗室傳則趙郡清河二王另爲一卷其文字與北史繁簡各殊傳後一論專爲二王其爲北齊書原本無疑其他則亦從北史抄出但分卷小異耳北史齊宗室與神武諸子同卷北齊書以神武諸子爲一卷列于文襄諸子前而宗室傳另爲二卷次於後主諸子後除趙郡清河一卷外其餘諸傳亦與北史字字相同蓋北齊原書紀傳多有亡失而目錄具在補書者摘北史以湊合原書卷數也惟文襄紀後半篇與北史迥異又語無倫次亦必非北齊書原本自武定五年文襄辭丞相以後據北

史尚有兩年之事至武定七年八月始被盜刺死今文
襄紀則辭丞相後卽敘其致侯景書及景答書下卽敘
文襄無禮於魏靜帝之事又不書明年月但云老月還
晉陽遇盜而殂則似文襄之卒在武定六年矣且文襄
卒於鄴而此云還晉陽遇盜殂則又似卒於晉陽矣按
文襄與侯景往復書本在梁書景傳內文襄無禮於靜
帝之事本在北史靜帝紀內此事本在北齊書周德政傳內
北史於德政傳刪之而著於紀其被
蘭京刺死一事亦卽在北史文襄紀內蓋補書者全用
北史恐人見其抄襲之迹故於此紀雜取諸書成篇以
示小異而不知其蕪雜不倫也

按唐初雖修成梁陳周齊諸史自有南北史出而諸

史皆不行自非大力藏書家罕有能脩之者今所傳後魏書北齊書皆宋初取內府本并募天下善本校正刊行觀於胡安國等序後周書謂仁宗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得夏竦李巽兩家本始校正鏤板以行是內府之藏天下之大不過此數本周書如此魏齊書亦可知有宋鏤板時度亦必購募以校其缺軼而已遺失若此可見唐時諸史之流傳於世本自無多也今諸史徧天下而世罕有知其殘缺取北史補成之事則未嘗取南北史核對耳

周書

周書敘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本令狐德棻所撰

也德棻在當時修史十八人中最爲先進各史體例皆其所定兼又總裁諸史而周書乃其一手所成武德中詔修各史德棻已奉勅與庾儉修周書貞觀中再詔修諸史德棻又奉勅與岑文本修周書繼又引崔仁師佐修是同修者雖有數人而始終其事者德棻也李延壽南北二史亦先就正於德棻然後敢表上則可知德棻宿學爲時所宗矣今試取北史核對當後周時區宇瓜分列國鼎沸北則有東魏高齊南則有梁陳遷革廢興歲更月異周書本紀一一書之使閱者一覽了然北史雖亦兼記隣國之事然有書有不書者如高歡之死高澄之篡皆北隣大事也侯景之逆梁武簡文元帝之革

易皆南隣大事也而北史周紀一切不書周書本紀則
大統十三年書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十五
年書文襄爲盜所殺十六年書齊文宣廢魏帝而自立
其於蕭梁之事則於魏廢帝元年總書云侯景之克建
鄴也奉梁武爲主梁武以憤恚薨景又立其子綱尋廢
綱而自立綱弟繹討景擒之是爲元帝於恭帝元年又
書梁將王僧辨陳霸先立梁元帝子方智爲主此皆北
史周紀內所不書者而周書則紀載不遺以醒睂目此
書法之最得者也宋齊梁陳及北齊書凡易代之際必
有九錫又禪位詔陳陳相因可爲嘔噦西魏之遜於周
當亦必有此等虛文而周紀不載更見其剪裁之淨他

如趙貴等傳後總敘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可見一代策
勲之典蘇綽傳載其六條詔書及大誥全篇可見一代
創制之事宇文護傳載其母子相寄之書千載下神情
如見王褒傳載其寄周宏讓書庾信傳載其哀江南賦
此二人皆以才著故特存之以見一班亦非如宋魏書
之廣輯蕪詞徒以充卷帙也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
其與明月公主亂故酖之周書但書魏孝武崩而不見
被酖之事王褒當元顥入洛曾受其僞官而周書褒傳
亦不書此未免意存隱諱宇文護傳侯景遣使請援朝
議將應之乃徵導爲隴右大都督按景在河南距隴右
二千餘里有何關涉據北史是時本令隴右大都督獨

孤信往援侯景故移導於隴右也周書少此數語遂無頭緒又獨孤信傳云景寇荊州乃以信爲大使撫慰三荊尋除隴右大都督則又似信先往荊州後任隴右矣以北史參較則信本督隴右因有侯景之事故遣往荊州及景已入梁故信仍留隴右也周書亦不敘明宇文貴之子所入隋爲功臣周書以其爲隋臣則不入周傳可也乃又附於貴傳後旣附傳矣則所入周武帝時爲武帝決策攻克晉州及并州之戰武帝以失利欲還所謂破竹之勢已成何可舍之遂再戰卽破晉陽此皆在周時功績也而所傳又不書未免取舍失當又皇后傳每后必載其策立之文亦殊無謂至其編次各傳宇文

測測子深及宇文神舉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傳宇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傳而另爲卷王雄王謙父子也侯莫陳崇之與侯莫陳順尉遲迥之與尉遲綱李賢之與李穆趙貴之與趙善皆兄弟也而亦各分卷未免多費筆墨矣

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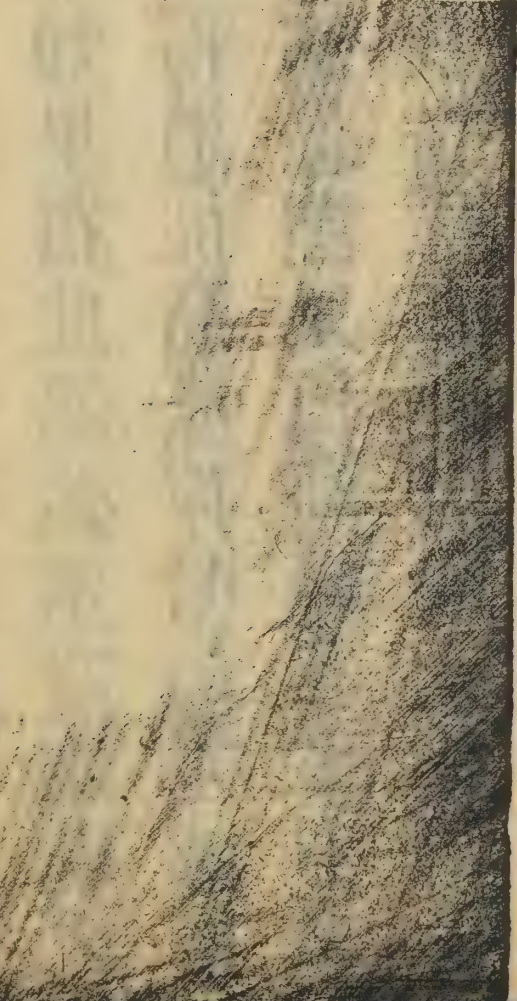
隋書最爲簡練蓋當時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書成進御故文筆嚴淨如此南北史雖工然生色處多在瑣言碎事至據事直書以一語括十數語則尚不及也或疑其記事多遺漏如薛道衡死煬帝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及李密牛角掛漢書併侍直仗下煬帝斥爲黑色

小兒之類列傳中皆不書似覺疎略不知此皆事之叢
碎無關係者不過世說及詩話中佳料本非正史所宜
收刪之正見其去取得宜未可輕議也又如裴矩入唐
爲民部尚書何稠入唐爲將作匠陳茂入唐爲梁州總
管此宜俟他日編作唐臣乃以其功績多在隋世遂爲
立傳於隋書更見當時公論在人毫無忌諱虞世南在
貞觀時寵遇甚優而其兄世基傳內直書罪惡不能稍
掩尤見史筆之嚴也惟房彥謙在隋世本無事蹟可紀
而特載其與張衡書數千百言敘爲佳傳未免以其子
元齡時方爲相且總知諸史故稍存瞻徇耳張衡與晉
王廣謀篡文帝臨危時廣使衡侍疾俄而帝崩此何等

事而衡傳不載僅於宣華夫人傳內附見之則亦未爲
直筆至於韋孝寬雖立功於周然隋高祖攝政時尉遲
迴懷異圖孝寬奉命馳往察變得其反狀乃亟西還每
至驛輒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吏曰蜀公卽尉遲迴將至宜速
具酒食迴果遣騎來追每驛無馬有盛饌遂追不及而
孝寬得回使高祖嚴爲脩則孝寬之盡心於高祖可知
是隋史宜爲立傳而竟不書豈以周書內已有傳故不
復復出耶然其子韋壽方立傳於隋書則孝寬有功於
隋之處何妨於壽傳內敘入乃壽傳旣不敘入又於其
從子韋藝傳內見之殊兩失矣李密歸唐封邢國公以
其隋未嘗臣於越王侗故亦立傳於隋書然密入唐旋

復被誅之事何以又不書此不可解伊婁謙一生事蹟俱在周宜編入周書盧思道事蹟半在齊半在周乃俱編入隋書亦覺無謂北史源師以孟夏龍見當雩高阿那肱聞之以爲真龍出驚起問龍所在師曰此龍星見非別有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隋書則述阿那肱語曰何乃干知星宿此語殊不及北史之明爽通鑑來護兒奉命由海道征高麗猝聞楊元感反回兵擊之諸將以非詔旨爲疑護兒曰高麗之事小元感之患大如以違命見責我自任之遂回破元感隋書世云元感作逆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此語似不如通鑑之有生氣

此乃一古碑之拓本也其文多模糊不可辨其大略
云云



此乃一古碑之拓本也其文多模糊不可辨其大略
云云

陔餘叢考卷八

陽湖 趙翼 耘菘

南北史原委

南北史原委見於李延壽自序其父大師少有著述之志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其史皆詳於本國而略於他國欲仿吳越春秋體編年紀之客於侍中楊恭仁家有宋齊梁魏四代史因漸次編輯未畢而歿延壽欲繼先志適在顏師古孔穎達下佐修名中因得齊梁陳等五代舊事目所未覩者合之家中舊本參訂編次尚多所闕貞觀十五年令狐德棻奏延壽同修晉書因復得入內府勘究宋

齊魏三代之事十七年褚遂良又奏延壽佐修隋書十志因益得披尋校勘時史局中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已就以十志未成故未頒行延壽不敢使人抄錄乃手自繕寫又於此正史外參考雜史一千餘卷然後成書前後凡十六年既訖事呈令狐德棻閱畢始表上之時已在高宗之世此南北史始末也按延壽修史時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魏澹兩家魏書皆已流布梁陳周齊隋五史雖未頒行而延壽同在纂修之列故得抄錄以爲底本而參考雜史以成之刪去蕪詞專敘實事大槪較原書事多而文省洵稱良史然其中增刪亦有不
同者今以各原書核對延壽於宋齊魏三史刪汰最多

以此三史本蕪雜太甚也於梁陳周齊隋五史則增刪俱不甚多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延壽亦在纂輯之列已屬善本故也

南史繁簡失當處

南史於宋事惟劉穆之謝晦檀道濟諸大傳多有刪改實爲繁簡得宜其餘大都仍宋書原文而少節之如王懿張劭張敷張暢劉敬宣朱齡石毛修之傅宏之胡藩劉康祖等傳可核對也其增於宋書者類多新奇可喜易動觀聽如孝武紀增其爲皇子守彭城時魏太武大舉至城下長史張暢出與魏李孝伯語帝改服隨暢出孝伯目帝不輟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非常士也

又孝武末年好爲長夜之飲每旦盥漱又命酒俄頃數斗憑凡昏睡或有奏事則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內外皆服其神明廢帝紀增其爲太子時常被孝武斥責卽位後欲掘孝武陵并詈孝武爲黷奴劉穆之傳增其貧時向妻舅乞櫝榔被侮劉述傳增其視從子候疾命取酒肉謂禮有疾飲酒食肉等事劉瑀傳增其與何偃並馳落後有半騁馭精等語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雖足使閱者動色解頤兼可資談柄然南史之佳處在於刪繁存要而不在此瑣言碎事也其刪節舊史處亦有失之太簡者王鎮惡傳武帝討司馬休之鎮惡爲先鋒聞帝將至乃先攻斬休之將朱襄二段功績全不書檀道濟先

從武帝討盧循徐道覆積戰功甚多南史一切不載直從武帝不豫道濟受顓命敘起又劉道規追桓元於崢嶸洲兵不滿萬而桓元兵數萬奄至諸將懼欲退道規力持不可乃大戰破之又攻桓仙客偃月壘等功甚著宋書一一敘之而其下云江陵之平也道規推劉毅爲天功何無忌爲次功已爲末功此正見其有功不伐南史於戰功一概刪去但存元功次功末功數語則竟似道規之功本少矣劉真道傳宋書敘其與裴方明等討破楊難當及其子虎戰功甚著孟龍符傳宋書敘其廣固之戰以單騎衝賊先奪據水源功爲第一南史皆不書宋書文穆王皇后傳載其弟藻尚臨川公主被妬離

婚因歷敘宋世公主妬惡并載江敳辭婚一疏南史盡刪之以其與王皇后無涉也然宋書南史俱不立帝女傳則此等宮闈惡習於何見之宋書於王皇后傳牽連書之未嘗無意南史不載轉無以垂戒此又過求簡淨之失也

南史多用齊書原文

南史於蕭齊時事亦僅於諸大傳增減竄易以見其考核之博敘述之工其餘則多仍齊書舊文非篇篇俱有改訂也如齊書本紀謂蕭氏出漢蕭何之後蕭望之乃其先祖之次因歷敘自何以下直至齊高帝世次南史則謂望之傳不載齊興所書恐乖實錄顏師古註解漢

書已正其非故削而不錄只從高帝之高祖淮陰令敘起此其紀實也他如鬱林王何妃傳增蕭坦之請殺妃所私楊珉之一事褚淵傳增其父湛之牛墮并躬自輓之淵讀書不輟父歿後有兩厨寶物在其生母郭氏處嫡母求之郭欲不與淵力勸乃與之山陰公主悅淵美請於帝召入主夜就之淵堅拒不亂明帝臨崩托顧命於淵有欲使着黃羅襪之語四貴輔政時有齊高讓增戶邑一書淵與袁粲同答一書以及在袁粲室嘯咏等事王儉傳增其說齊高受禪及代向褚淵關說齊國建後酌定朝儀及百僚致敬世子之禮齊受禪後酌定郊祭殷祭之禮皇太子妃薨酌定宮臣之服等事劉善明

傳增其少厲清節及母陷于魏乃頗貪或問之知以將
贖母故母歸清節益峻等事皆頗有關係其他仍多用
齊書無甚改易觀垣榮祖焦度張岱褚炫何戢張緒張
融周顥王晏蕭詵蕭坦之江斡徐孝嗣蕭綦張欣泰等
傳可核對也卽較原書稍有增加者不過瑣言碎事如
高帝紀增其少時符瑞皇后傳增高后陳氏先與裴氏
議婚后夢有迎車至如常人禮后不肯去繼有龍豹
尾迎者乃喜從之後裴果不成婚而嫁於帝及炒胡麻
未燃火而薪自燒等事鬱林王紀增高帝嘗拔曰鬚因
王在旁呼帝爲太翁乃止不拔豫章王嶷死後見形于
沈文季曹虎素知梁武非常人曾借錢十七萬虎已卒

梁武卽位忘之忽夢虎來責乃送錢還其子仍擢用之
謝超宗傳劉道隆聞武帝稱超宗殊有鳳毛乃出問超
宗身有異毛如此之類大都新奇可喜其實無關於朝
政之大也

南史敘事失當處

柳元景之拒魏師也薛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
奮擊左右皆辟易於是衆軍並鼓噪俱前魏縱突騎來
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惟著絳衲襖襠衫馬亦
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
應刃而倒此事宜敘在安都傳乃反詳於元景傳內而
安都傳但云隨柳元景向關陝所向克捷宋蒼梧王旣

被弑齊高帝集朝貴議所立王敬則拔刀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言者血染敬則刀袁粲欲有所言敬則又叱之乃止此事應敘於敬則傳乃反詳於本紀而敬則傳不載齊高帝因荀伯玉奏太子過失遂發怒有易儲意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請往東宮慰太子帝不答敬則大呼宣勅往東宮並索輿輿至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衣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與諸王宴飲盡歡太子得無恙此事亦應敘於敬則傳內乃反詳於伯玉傳而敬則傳不敘

南史與齊梁陳三書互異處

南史於蕭齊事多用齊書原文縱有增刪無甚岐異惟

高帝紀吳喜賁酒一事齊書謂宋明帝疑帝非人臣相使喜封銀壺酒賜之高帝出迎酌飲之喜還奏帝意乃悅南史則謂高帝懼鳩不肯飲喜告以誠先飲之帝乃酌飲喜還奏明帝乃悅齊書庾果之傳武帝嘆其風韻之美王儉以爲蟬冕所映更生風采陛下當與以卽真南史則以此語爲柳世隆之言齊書崔慧景傳謂慧景起兵向闕過廣陵崔恭祖開門納之慧景停二日渡江至京口時江夏王寶元鎮京口爲內應乃合二鎮兵奉寶元向京師南史則謂慧景與恭祖未有素約慧景至廣陵恭祖閉城不出慧景夜襲廣陵據之遣子覺赴京口寶元見其兵少恐不濟事反擊覺走之及恭祖與覺

以八千人濟江柳澄等勸寶元與慧景合乃以覺爲先
鋒恭祖次之慧景爲都督北史梁武帝破建業執蕭寶
寅將殺之寶寅逃奔於魏歷顯仕屢與梁戰後以謀反
誅是寶寅仕魏三十餘年而死也南齊書寶寅傳則謂
齊和帝中興二年以謀反誅是寶寅當梁武未爲帝時
已被刑矣蓋蕭子顯撰次南齊書在梁時有所忌諱也
梁書元帝紀承聖二年魏遣郭元建泊舟師於合肥南
史則書齊遣郭元建按是時東魏已微政出高氏梁書
從名分而言故書魏南史按實書故云齊也梁書鄧元
起傳謂元起不出兵救晉壽以致陷沒蕭淵藻來代表
其逗遛乃收付獄元起自縊死南史謂淵藻至求元起

良馬元起不與淵藻殺之後梁武知其枉責淵藻曰元
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據此則當以南史爲確其尤
互異者梁書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大潰而歸喪師
辱國及通姦公主等事一字不書反大加褒美南史則
一一直書略無諱飾蓋梁書多用國史記載粉飾原文
而南史則參考實事也陳書後主沈皇后傳謂隋亡後
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南史謂過江至毗陵
天靜寺爲尼名觀音貞觀初卒陳書吳明徹傳謂明徹
戰敗爲周師所執憂憤遘疾卒南史謂周封明徹爲懷
德郡公位大將軍陳書蓋以完節予之也陳書徐陵傳
謂陵卒謚曰章南史謂後主爲太子時以已作托爲他

人者以示陵陵曰不成詞句後主銜之及卒後主已正位乃謚曰章僞侯姚察傳南史謂察父僧坦精於醫梁時爲大醫正兩宮所賜皆爲察兄弟游學之資陳書不載僧坦以醫術得幸但云知名梁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賜爲察游學之資蓋自諱其醫也

北史與魏書互異處

魏書泰常三年赫連屈丐僭稱帝北史在泰常四年魏書始光二年蠕蠕入寇詔尉普文率騎討之北史謂帝自率輕騎討之魏書始光四年滅赫連昌昌尚書聞敗夜將昌母出走車駕入城擄昌羣弟及諸母姊妹妻妾是昌母未被擄也北史不書其母出亡但云擄昌羣弟

及其母妹妻妾則是并擄昌母矣魏書太平真君七年
帝自將討薛永宗永宗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北史謂
擒永宗斬之其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太和十七年詔
員外散騎侍郎劉承叔使於蕭蹟北史則云散騎常侍
邢巒使於齊按遣使必兩人魏書凡遣使皆兩人並書
北史只書正使一人此次魏書只書劉承叔蓋脫落正
使邢巒也魏書前廢帝恭北史書節閔帝魏書後廢帝
朗北史書廢帝魏書出帝修北史書孝武帝魏書崔潛
工書二百年後姚元標亦工書見潛遺跡以爲過於已
北史謂元標以爲過於其祖崔浩魏書穆紹傳元顥入
洛以紹爲兗郡刺史行至東郡聞顥敗而返北史不書

其受顯官職之事蓋以完節與之魏書苟頽傳空訢李
敷之誅頽並致諫北史則云李惠李新之誅頽並致諫
太武五王內魏書有廣陽王名建閭北史則單名建皮
豹子之子魏書名喜北史名懷喜長孫翰之子魏書名
平成北史名成長孫翰之弟魏書名陳北史名陵穆崇
之孫魏書名乙九北史名九此皆互異者

北史多取魏收書

唐初修各朝諸史本欲兼修魏書因秘書省奏魏書有
魏收魏澹二本遂不復修是唐初收澹二本具在今按
李延壽北史魏朝紀傳則似全據收書以成之者收書
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各爲一論北史合數帝爲一論而

皆取收論櫟括成篇孝文紀論及皇后傳序前半篇皆
全用收語并一字不改景穆諸子平陽王以下一卷傳
論前半篇亦全用收語列傳中如邱堆娥清劉尼王洛
兒車路頭司馬楚之王慧龍虛魯元陳建陸侯長孫嵩
等悉用收原文略有三節可核對也又收書作於齊文
宣時故其稱高歡曰齊獻武王高澄曰齊文宣王北史
則書渤海王高歡渤海世子高澄史体固如是也而北
史元孝友傳云魏靜帝宴齊文襄於華林園元暉業傳
云齊文襄嘗問暉業近日何所披覽元瑾傳云謀殺齊
文襄事泄伏誅則竟全用收原文并此等亦不檢點改
易矣又本紀太平眞君五年二月行幸廬此下必有缺

文而北史亦書行幸廬太和六年詔以安昌殿爲內寢
皇信堂爲中寢四下爲外寢四下二字必有訛誤而北
史亦云四下爲外寢王瓊傳有云李崇小子青肫嘗盛
服寵勢此四字亦必有訛誤而北史亦云盛服寵勢益
可見北史全未收書也惟魏末先叙西魏次叙東魏文
孝武入關一事魏收書但云帝總六軍於河橋爲斛斯
椿等所脅遂出於長安其下乃云齊獻武入洛遣官西
迎車駕而不書高歡先起兵以致孝武西奔之跡此固
收爲齊諱也北史則云帝總六軍於河橋高歡引軍東
度帝率南陽王寶炬等以五千騎宿瀍西衆知帝將出
夜亡者過半矣文泰遣賂超李賢和來赴高歡入洛陽

婁昭等追帝請迴駕帝鞭馬長驚而去過河謂梁禦曰
此水東流而朕西上此段文字乃收書所無當是取諸
澹書耳

北史刪魏書太簡處

南北史本就各朝原史刪成然南史於原史外尙多有
加增北史於元魏紀傳則但有刪減耳今一一核對北
史所增於魏書者惟元謏傳增其與耳朱榮爭論遷洛
一事元和傳增其少爲孫天恩所打後出守東陽殺其
一家報讎之事薛辨傳增其父強辭桓溫符堅之辟一
事盧懷仁傳增其善與人交有太邱道廣稽生峭立皆
非中道等語李顥甫傳增其聚宗族開李魚川以避賊

一事其他則但刪削原書十存五六絕無增輯也其刪
削原書較爲簡淨者如劉文奕傳魏書載其訴父休賓
功大賞薄酬對凡二十餘字北史但以一語括之唐景
先傳魏書載其五經疑問十餘條北史盡刪之李孝伯
傳魏書載其與張暢語幾二千字北史僅存其半此皆
過舊書遠甚然又有失之太簡者莊帝時羣盜蜂起各
有名號乃一切不書以冀州等七郡封爾朱榮爲太原
王此亦當時一大事而亦不書元顥挾梁兵入洛陽已
而敗走北史雖略書之而顥爲縣卒江豐斬首則不書
孝武帝永熙元年高歡破擒爾朱天光爾朱度律送京
斬之亦不書此本紀之失也尉古眷有破蠕蠕擒赫連

昌追禿髮保周窮迫自殺之功和跋有取滑臺及破功
容德之功奚斤有自洛陽攻滑臺破宋將毛德祖之功
原雅有襲高車東部之功長孫肥有破慕容農慕容普
璘之功北史皆不書此等皆元魏創業之人是以列於
功臣傳而功績一切刪之則何以列之爲功臣耶酈範
隨慕容白曜南征破無鹽諭降肥城及不發兵接應沈
文秀事皆得勝筭薛彪子請建屯田請減近南邊民租
絹亦當時要務而傳內皆不載又如奚眷有鎮虎牢鎮
長安討山胡虜其妻子討沮渠得宜克其二城等功周
觀有從討赫連昌從討蠕蠕從征平涼從破離石胡等
功是以二人俱在功臣傳乃北史盡刪之眷傳但書其

征蠕蠕出別道後期伏誅之事觀傳但書其撫馭失和致部民薛永宗射死之事如此則二人乃有罪無功者何以列於功臣傳耶此又列傳九簡之失也又其於南北交兵之事尤爲簡略太平真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討楊難當魏遣古弼皮豹子等救之四年大破宋兵九年氏楊文德受宋官號魏又遣皮豹子討之擊走宋將郎啓元等興光四年宋將殷孝祖築城於清水魏遣敕文擊之天安元年宋將薛安都以彭城內屬常珍奇以懸瓠內屬宋遣張永沈攸之討安都等魏遣尉元孔伯恭等大破永攸之二年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平原守劉休賓舉城降延興元年宋將垣崇祖寇東兗州魏遣子

洛侯討破之四年魏將完璿攻克齊馬頭戍梁郡王嘉
破齊將虞紹之於朐山太和十二年齊將陳顯達寇邊
詔元斤莫亮等禦之景明四年劉思祖破梁軍於邵陽
洲擒其將張惠紹趙景悅北史本紀內皆不書其應載
於列傳者如臨淮王譚破宋鄒山寨獲米三十萬又造
筏渡軍斬宋將胡崇及其兵萬餘任城王澄弟暕破梁
將楊公則等中山王英與蕭懿諸將戰克獲甚多齊將
陳顯達攻陷醴陽魏遣穆亮討之顯達敗走梁將馬仙
琕來關南築城司馬悅遣將焚其城擒劉靈秀叔孫建
之攻東陽也城中竺靈變爲地道將遁刁雍謂建宜速
入城遲則人將走盡梁將王茂先入寇魏遣刁整爲楊

大眼軍司大破茂先斬梁將王花等元顯達以郢州降
梁魏遣源子恭討之敗梁將夏侯夔又敗梁將夏侯亶
又敗梁將胡智達擒梁將閻次洪此皆載在魏書各傳
中而北史任城王澄傳中山王英傳穆亮司馬悅刁雍
刁整源子恭等傳一切不書豈魏書所載本不實耶抑
南北兩朝國史各自誇勝諱敗若一一存之則南北史
核對多不符合故寧一切刪之以免岐互之跡耶

北史岐北齊書繁簡互有得失處

北史於魏書大概刪者多而增者少以魏書本蕪雜故
也於周齊諸書則增者甚多蓋周齊諸書修於貞觀而
每史皆須進御兼有魏徵等爲總裁故下筆不苟其有

瑣言碎事稍近於褻者類從刪削史體固應如是也然亦有過於簡嚴而不足以傳其人之真者北史高乾傳河陰之戰高昂輕敵以麾蓋自隨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單騎逃至河陽太守高永洛與昂有隙閉門不納求繩又不得以刀穿閣未徹而追者至乃伏於橋下追騎迫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遂斬以去神武聞昂死如喪肝胆杖永洛二百周師購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與之及周王猶未竟此段文字千載下猶有生氣而齊書但云昂奔河陽城不得入遂爲西軍所害真乃索然無味又北史慕容紹宗傳神武臨終語世子澄謂可敵侯景者惟紹宗及神武歿景果反澄遣諸將往皆

敗乃遺紹宗與高岳討之景初聞韓軌往曰噉猪腸小
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耳及聞紹宗往乃曰誰教
鮮卑小兒遣此人若然高王未死耶此可見紹宗素有
以懾景而北齊書但云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
及聞紹宗與岳將至乃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
將宜慎之語亦無生氣斛律光傳文宣時周人每冬月
椎河水以防齊師及武成時齊人每冬月椎冰以防周
師此可以見兩國先後強弱之迹又光被誣死後使祖
信籍其家祖珽得何物祖信以得宴射箭及搥奴僕棗
木杖爲對珽大慙此正以明光之無迹逆崔暹傳高澄
妃本魏靜帝妹澄寵王昭儀欲立爲正暹曰天命未改

魏室尙存公王無罪不宜廢辱此見暹之持正薛修義
傳神武沙苑之敗欲徙家於定州修義曰若晉州不守
定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恕修義請自守晉州斛律金曰
還仰此漢小兒守之質其妻子神武乃使修義行晉州
事此亦見修義於謀國國而北齊書光傳暹傳修義傳
皆無之此皆北史所增勝於原書者也其他如高慎傳
增其出妻崔氏氏崔暹妹乃暹後得幸於高澄澄盛禮
嫁其妹而慎後妻李氏色美澄挑之不從及慎物入西
魏妻入逆口中乃從澄高邕傳曾其母張氏先有一男
令婢爲湯將浴之婢偶他往有養猴繫解投兒湯中死
張積薪縛婢及猴其焚之又有兄乾求婚崔氏不得昂

與乾刼其女置村外卽勸乾野合以歸及昂死後東方
老塑象祀之頭輒裂再塑又裂崔陵傳增其教子弟者
答郡守莫作賊之語謂我家作賊止捉一天子下殿推
一天子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又懷妾馮氏邢子才等
皆與之私乃入獄又與諸囚姦王昕傳增其與崔昂同
聽鮮卑人語昂問昕解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
唱染干似道我輩統計北史所增如此類者不一而足
此則無所關繫徒以新奇可喜眩人耳目卽不增亦可
也然北史亦有失之太簡者如此齊書趙郡王叡奏出
和士開爲刺史胡太后不肯或勸叡姑緩以慰太后叡
正色拒之謂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當守之以死

此見其嫉惡剛正處而北史刪之司馬子如傳爾朱榮
被誅後爾朱世隆等欲還北子如謂當回兵向京或可
致其離濟卽不然猶可示強此亦見子如應變之略而
北史刪之蔡儁傳儁爲濟州刺史魏孝武貳於神武欲
以腹心居濟州令御史劾儁罪神武啓復其任帝不許
除賈顯智代之儁嚴兵守脩顯智遂不敢入此爲魏帝
與神武交惡之始則儁傳何得不載而北史刪之慕容
儼傳沙苑敗後儼守雍州與西魏戰二百餘日晝夜拒
守大破魏軍擒其將郭他此見儼之忠於所事而北史
刪之孫騰傳神武起兵騰謂朝廷隔遠不權有所立則
衆將沮散神武乃立中興主此元朗得立之由亦當時

一大事而北史刪之斛律金傳沙苑敗後神武尚不肯
退金以鞭拂神武馬乃退是日微金則神武幾殆北史
亦不書又如尉長命傳北史旣附其子興敬乃但誌其
官爵而興敬戰死芒山之事則不書此又北史失之太
簡者也

陔餘叢考卷九

陽湖

趙翼

耘菰

北史與北齊書互異處

北齊書段韶傳芒山之戰神武爲西將賀拔勝所窘韶
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憚懾莫敢前遂免是韶所射乃勝
之前驅也北史則謂韶射斃勝馬追騎不敢進乃免按
神武紀神武敗走賀拔勝以十二騎來追稍將及神武
韶橫射勝馬殪遂免後周書勝傳亦謂勝追神武急刀
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遠去
則韶所射卽勝馬矣清河王岳傳岳因帝責憂悸不知
所爲數日而斃故時論以爲賜酖也是尚未確指爲賜

酖而北史云帝使高歸彥賜以酖岳曰臣無罪歸彥曰
飲之乃飲而薨則賜酖係實事失金祚傳祚隨爾朱天
光軍天光來討神武留祚督東秦州軍事天光敗乃降
神武是祚從天光天光敗卽降只一次降也北史謂祚
爲賀拔岳使討仇池氏平之未遠而岳被害無所歸祚
武招之遂降後從孝武入關宇文泰除祚晉州刺史神
武又遣尉景攻降之是凡兩度來降且非以天光敗而
降也盧詢祖傳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北史
謂魏收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此亦小異又北齊
書高歡父名樹北史名樹生北齊書薛循義北史作薛
修義北齊書爾朱榮將有孫曰鷁北史作孫白雞北齊

書李義深父名紹宗北史謂名紹字嗣宗北齊書段紹傳有梁將尹思令北史作尹令思

北史與周書繁簡各有失當處

北史於後周事大概全據周書如韋孝寬韋實楊檟元定楊薦王慶等傳悉仍周書原文無所刪改其增於周書者文帝紀帝初至平涼時齊神武使侯景來招帝欲留景景不屈乃遣之斛斯椿謂帝何不留景帝悔急追之已不及一事王羆傳增刺史崔亮舉羆爲長史朝廷不許及梁人寇峽石亮又舉之果立功又河橋敗後各州郡莫有固志多懷兩端羆乃大開城門任其去留衆感其誠信皆無異志馮景傳增賀拔岳使景於齊神武

神武與之盟欲結岳爲兄弟景還以語岳岳知神武之
奸遂不許尉遲迴傳增其起兵抗隋文時州郡據地起
兵應之者凡數十人一一書之以見同聲響應盧辨傳
增節閔帝使辨持節勞神武神武已立中興主欲令辨
見之辨不屈乃止長孫紹傳增其與裴正議樂以入爲
正全文斛斯微傳增其與鄭譯議樂不合所上表全文
賀若敦傳增其以負氣爲宇文護逼死臨歿語其子弼
謂志欲平江南而不遂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當慎
之乃引錐刺弼舌以誌戒此皆周書所無而北史增之
較爲詳脩者也然又有刪所不當刪者叱羅協傳周書
紀其破楊辟邪之功甚詳賀拔岳傳周書爾朱榮旣害

朝士於河陰齊神武勸榮稱帝岳諫榮乃止岳又勸榮
殺神武以謝天下獨孤信傳周書信爲荊州刺史至武
陶東魏遣田八能拒之又遣張齊民出信後信以兵少
若先破齊民則東魏以爲退走益將增兵來追乃先破
八能而齊民亦潰宇文貴傳周書貴少時助刺史源子
雍守夏州戰功甚著又從子雍守鄴力拒不敵潛出乞
師脩極危苦李賢傳周書萬侯醜奴敗後萬侯道洛尚
據原州賢使醜奴黨阿寶誑道洛出城遂克原州道洛
又來圍城城中有賊黨爲內應引道洛入城賢力戰道
洛乃退走賀若敦傳周書有破蜀蠻下數十柵等功陸
騰傳周書有破蜀賊蘭休祖等功伊婁傳周書有破蜀

賊王令公鄧肱及破郢賊王道肯等功劉雄傳周書齊人背約斛律光來築通關城周遣雄使於光責其負約雄又同齊王憲拔齊伏龍等五城及以二十餘騎破吐谷渾七百騎等功北史一概不書又凡軍事爲別將有功固當書卽不爲別將而從征有功者亦不容沒乃庫狄昌辛威田宏梁椿梁臺等傳皆從征建績而北史一概不書則凡所謂功臣者其功安在耶又如寇洛本賀拔岳偏將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衆其推洛統兵洛自以非才乃與趙貴等議迎周文主軍事北史不書其迎奉周文之由但云衆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周文至以洛爲右都督洛旣爲盟主矣周文至何以遽出其上而

以洛爲都督耶于謹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時羣盜蜂起謹請於廣陽願馳往諭之於是鉄勒酋長皆來附是破野穀祿後別諭羣賊也北史刪羣賊蜂起句但云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往諭之則似再諭野穀祿矣旣破矣何必再諭耶此皆北史好簡之失也

北史與周書互異處

周書破六韓拔陵之將有衛可孤北史作衛可瓌周書

列傳有蔡携北史作蔡僂

按北齊書亦作蔡僂

周書芒山之戰有太

守慕容思慶北史作慕容思度周書宗室傳內廣都公

名真北史名貢周書叱羅協之子名金北史名金剛周

書齊王憲之死年三十五北史年四十周書宣帝子衍封鄴王北史封萊王周書念賢不載其何處人北史謂金城枹罕人周書李弼遼東襄平人北史謂隴西成紀人周書李弼長子輝次子耀北史謂耀居長次子輝尚文帝女故以爲嗣周書獨孤信第三子穆封文成縣侯北史謂必要侯周書王謙傳有隆州刺史阿史那瓌北史作高阿那肱按北齊書高阿那肱本齊嬖臣人周從王謙起兵誅死是同謙起兵之阿史那瓌卽北齊書之高阿那肱也又按北史阿那肱傳末云齊文宣時有阿那瓌亡國之謠故文宣屢擊蠕蠕主阿那瓌而不知亡齊者乃阿那肱其名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云則

周書蓋以當時所呼爲名也周書田宏子名恭北史名
仁恭周書賀若敦代人北史謂河南洛陽人

南北史夾敘法

南北史往往用夾敘法蓋以人各一傳則不勝其立而
事之可喜者又不忍割愛故因端而旁及之如齊豫章
王嶽傳忽入荀丕一小傳虞玩之傳忽入唐寓之反一
事王僧虔傳忽入陳天福豫作壽塚塚成而遭刑卽葬
焉劉鎮之少年病篤已辦凶器後九十餘乃卒方用之
崔慧景傳忽入東陽女子婁廷變服爲丈夫仕至議曹
從事事發乃爲婦人服以去曹景宗傳忽入鍾山蔣帝
神一事始與王憺傳忽入穰城人年二百四十歲上津

人年一百十六歲等事北史斛律光傳因光死命邢祖
信籍其家祖珽問得何物祖信以宴射箭撾僕棗木杖
爲對珽大慙人皆尤祖信曰好宰相尚死我何足惜此
敘祖信正明光之無罪也因帶敘祖信少時父爲李庶
所卿信亦詣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之一事李元忠
傳忽附其女名法行自誓不嫁出家爲尼弟宗俚與族
人爭田法行以已田償之由是兩家感義閒其田俱不
取一事此等事於本傳初無甚關涉而牽連書之可以
見事繁文省之法亦以見其好奇之過也

南北史複傳

南北史複傳甚多如蠻貊諸國在南者則宜載之南史

有與北朝通使之事卽附見於本傳中而北史不必
立傳在北者則軍載之北史間有與南朝通使之事亦
附見於本傳中而南史不必立傳乃林邑諸國旣在南
史矣而北史又傳之蠕蠕諸國旣在北史矣而南史又
傳之宕昌高麗亦兩史各見以及劉昶薛安都蕭寶寅
蕭綜蕭大圜蕭祗蕭泰亦南北各立傳殊屬繁複若以
其本南朝人奔北受官則立傳於北而傳中敘明其先
在南朝世系功績可矣如羊侃曾立功於魏後歸梁遂
立傳於南而北史不復有傳裴叔業立功於齊後降魏
遂立傳於北而南史不復有傳未嘗不繁簡得宜也况
南史崔慧景傳末云舊史慧景傳後有裴叔業傳今以

其事終於魏故不復立傳於南史延壽亦自以南北並
傳爲戒乃何以於劉和等復出若此不幾自亂其例耶
又羊侃歸梁後立功甚著自宜立傳在南叔業則生平
功績俱在蕭齊後雖兵敗降魏實未赴而卒則於北朝
本無事可紀非侃之入梁立功可比自應仍傳於南而
於傳末書明降魏未赴而卒之事乃反不傳於南而傳
於北亦編次之未當也

據南齊書東昏紀天元二年二月裴叔業病死
及身并未降魏也乃天
立傳於北尤覺失當

蕭摩訶立功於隋又與漢王諒作亂若

循裴叔業之例則應立傳於北史乃又傳於南而不傳

於北可知南北史體例亦不畫一

南北史自相抵牾處

南史張麗華傳麗華從陳後主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
命斬於青溪而北史高顗傳晉王欲納麗華顗曰武王
伐紂戮妲己今乎陳不宜娶此乃斬之是南史以爲晉
王所殺北史以爲高顗所殺其自相牴牾一也北史徐
之才傳之才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
之之才卽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
帝女南祖則此語本出之才也及其自敘先世家傳又
謂李神僂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
神僂卽應聲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祖則又以
此言爲子昇神僂二人之語矣其自相牴牾二也北史
齊孝昭帝紀幼主時帝爲常山王以楊偁等猜忌斥居

藩邸乃執愔及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於尚書省
中入雲龍門遇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至東
閤門成休寧呵止之不得入高歸彥諭之乃放仗帝至
昭陽殿見幼主及太皇太后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
時衛士皆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
恩遇撫刃思効幼主吃詔不知所言乃納刀而泣楊愔
傳則云常山王執愔等於尚書省拳杖亂毆各十人持
之又執鄭子默於是擁愔等人雲龍門至太皇太后及
幼主前具陳愔等將爲亂階臣等爲國事重共執愔等
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時領軍劉桃枝等叩刀
仰視幼主不睨之太皇太后謂幼主何不安慰爾叔幼

主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任叔處分遂
皆斬之據本紀則常山王先斬情等而後入奏也據情
傳則擁入見後主後始被殺也又本紀謂武衛娥永樂
撫刃思効情傳謂領軍劉桃枝叩刀仰視亦不盡一其
自相抵牾者三也齊神武紀及段韶傳賀拔勝追神武
垂及因馬倒而神武得脫之事乃芒山之戰也而賀拔
勝傳又云齊神武攻玉壁勝從周文見神武旗幟乃持
稍追神武刃垂及之則又以此爲玉壁之戰矣其自相
抵牾者四也沙苑之敗齊紀謂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
鼓噪而進齊軍遂大亂而周紀則謂齊軍望見周軍少
競萃於左軍周文鳴鼓起于謹等皆來合戰遂敗是神

武方競前趨和而敗非因地阨少却而敗其自相牴牾者五也

南北史亦有繁冗處

南北史本李延壽承其父大師遺意刊究南北各朝事蹟勒成此書新唐書謂其有條理剛落釀詞過本書遠甚今按其書較各朝史實爲簡淨然亦有採摭新奇荒誕之事增多於舊者如敘宋武帝齊高帝微時符瑞各數千字梁武帝陳武帝符瑞則又不總敘在前而間段挿敘於紀中亦各數千字此皆好奇之過也史稱宋武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皆拒而不答延壽之識反不及此耶又敘齊東昏荒縱之事亦較齊書增多

數千字沈約傳敘約先世幾至三千餘字魏收傳敘先世亦如之李謐傳後亦敘其先世累幅不盡皆未免繁費

南北史多複句

南北史雖善敘事然句法重複處太多如何遠傳遠歸家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任孝恭傳孝恭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何子平傳子平學行堅明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戴顓傳顓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諸葛璩傳璩教弟子孳孳誦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劉苞傳苞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及卒士友以此嘆惜之王敬則傳敬則與

王儉同日拜三公王儉有老子韓非同傳之戲敬則聞而不恨朝士以此多之江祏傳祏任寄雖重而不忌財利論者以此少之豫章王妃庾氏傳妃能烹飪香淨適口又不妬忌上亦以此貴之蕭子雲傳子雲風神閑曠而兄弟不睦時論以此少之虞棕傳棕與人交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梁安成王秀傳秀於帝布衣昆季而小心畏敬帝益以此賢之楊公則傳公則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夏侯夔傳夔性豪侈然愛好人士賓客常滿座時亦以此稱之曹景宗傳張敬兒誅景宗遣人收葬其屍鄉里以此義之邵陵王綸傳綸輕財愛士士亦以此歸之鄭紹叔傳紹叔矜躁然能傾心接

物士亦以此歸之江革傳革有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王琳傳琳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劉彥節傳彥節保護其弟遐不肯證其毒母之事衆以此稱之又彥節旣貴士子非三署不得上方楊時人以此少之彭城王義康傳義康聰識過人一聞必記人物以此益推服之徐羨之得羨之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何敬容傳敬容出宅竟無餘財時亦以此稱之荀伯子傳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世人以此非之庾仲容傳仲容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江智深傳智深承孝武深眷未嘗有喜色論者以此多之沈攸之傳攸之平尋陽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

將以此多之江湛傳湛在選職頗刻覈而公平無私論者以此稱焉此南史之複句也魏廣陽王建傳建愛敬人物時人以此稱之谷渾傳渾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唐和傳和決訟不加筆楚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裴駿傳駿子修居喪以孝聞二弟一妹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時人以此稱焉宇文貴傳貴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裴伯茂傳伯茂與兄別居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楊素傳素貪財貨議者以此鄙之宇文深傳深撫從弟神舉神慶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竇毅傳毅雖任兼出納未嘗有矜情之容時人以此稱焉閻慶傳宇文護之母慶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附武帝以

此重之韋孝寬傳孝寬事兄嫂甚謹親族有孤遺者必
加振恤朝野以此稱焉韋夔傳帝賜以縑帛惟取一匹
帝以此益重之梁椿傳椿好儉素不營資產時論以此
稱焉唐永傳永性清廉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唐
瑾傳瑾振恤宗族所留子孫者並磽确之地朝野以此
稱之張烈傳烈遇儉歲爲粥以飼飢人鄉黨以此稱之
顏之推傳好飲酒多狂縱時論以此少之李業興傳性
躁隘無儒者之風時人以此惡之柳星得昂謙虛若處
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豆盧寧傳窮未有子養弟之
子勣爲嗣已而生子讚或請以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
猶子也仍以勣嗣時人以此多之陵通傳通雖處機密

愈自恭謹周又以術重之楊惲傳惲軍敗遂就擄以求
苟免時論以此鄙之趙肅傳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
人以此稱之李彥傳彥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宋懔
傳懔博學有才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辛術傳術
得法書名之以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襄城景王傳襄
城頗引文藝之士當時以此稱之段字言傳孝言招致
名士美早良辰未嘗虛棄時論復以此多之邢晏傳晏
爲其兄弟之子皆么官而已子未從宦時人以此多之
此北史之複句也雖卷帙繁多自不能無重疊然亦何
至累百其詞略無變換觀史記漢書隨筆成文不拘一
格才分之相越固不可道里計矣

南史敘事失檢處

南史敘事亦多失檢處如江祐傳旣云明帝輔政祐每
說以君臣大義是祐不欲明帝之篡矣下又云明帝胼
上有赤痣是日月相常秘而不宣祐勸出以示人是祐
又助逆之首也庾域傳旣云域在巴西魏軍圍之域固
守糧盡將士皆斃草食土矣下又云魏宣退域上表賑
貸不待詔輒開倉夫旣有倉則斃草食土時何以不濟
飢軍若謂無詔不敢開則兵退後又何以不待詔而輒
開也蕭摩訶傳賀若弼濟江摩訶請於陳後主出兵逆
戰後主不許及弼至摩訶請乘其未列擊之後主又不
許及將戰後主謂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

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是摩訶之矢志天戰可見矣乃下云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八十初無戰意後摩訶被擒又請於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許之乃入見後主俯伏流涕由前而觀摩訶請戰之意甚堅何至臨陣中變由後而觀旣以後主通其妻而無戰志何又戀戀於後主而涕泣求見乎蓋延壽好奇凡有所聞事蹟皆欲臚列傳中遂不覺拉雜如此也章昭達傳旣云昭達出征厨傳飲食並同羣下士以此附之是相達能與士卒同月苦矣下又云昭達出征每飲食必盛設女妓音律姿容皆極其妙雖臨敵弗之廢也豈妓樂佐食能盡供一軍

耶陳書武帝紀杜僧明等圍廣州武帝率兵救廣州賊
衆大潰僧明遂降南史則云賊衆大潰僧明後有功業
遂降其意不過帶敘一語謂僧明降後能立功耳乃云
僧明後有功業遂降成何語耶豈僧明預知後有功業
而降耶此皆敘事之失檢也

北史敘事失檢處

趙郡王元譔傳旣謂譔與爾朱榮爭莊帝遷洛事榮怒
曰何關君事且河陰誅殺大臣君亦應在其內譔曰天
下事天下論之何至以河陰之役來恐人一譔宗室近
屬位居常伯生旣無益死亦何損是譔亦能執志抗暴
者乃傳末何以又云譔無才識時人忽之耶元遙討擒

妖僧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其黨
李歸伯戮於都市魏書所載甚明北史則云斬法慶傳
首京師戮於都市則似法慶一人既斬首又戮都市矣
魏書安同傳同被誣太宗釋之世祖監國以同爲左輔
北史則但云羣臣請治同罪世祖監國以同爲左輔則
遺却太宗釋之竟似世祖違羣議擢用矣元嶷傳城人
王奉伯等煽逆嶷出走懸門發斷嶷腰而出詔尉景討
平之嶷乃復任腰旣斷矣尚能逃出復任耶毛修之傳
修之從太武討和龍宋故將朱修之亦從駕謀欲爲逆
以告修之不聽乃止修之遂奔馮宏修之以軍功遷特
進奔馮宏者朱修之也遷特進者毛修之也名同則應

以姓別之而北史概書修之使觀者何以辨別耶陸侯
傳太武征赫連昌詔侯督軍脩蠕蠕與西平公安頡攻
寇虎牢按蠕蠕在北虎牢在南何以脩北而寇南耶魏
書則脩蠕蠕後太武旣還侯又與頡南討北史不析言
之遂致斯謬刁雍傳魏書謂劉裕微時爲刁暢所撻旣
得政先誅刁氏雍爲暢故吏所匿遂奔姚興北史刪所
匿二字但云雍爲暢故吏遂奔姚興則似雍本暢之吏
矣且上旣云先誅刁氏是雍之逃以誅刁氏而逃也如
北史所云則似因爲暢吏懼株累而逃矣司馬消難尚
齊神武女後叛入魏其妻亦隨行北史本傳云消難與
公主不睦公主嘗愬於文宣帝是在齊時已不睦矣下

文又云其妻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
則又似睦於前而隙於後段韶傳太和谷之戰北齊書
謂周人以步軍上山逆戰韶且引且却待其力疲乃下
馬擊之是上山者周人也北史則云韶爲左軍蘭陵王
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上山逆戰韶且引且却則上山
者又是齊人矣

南北史自敘有失實處

李延壽作北史自敘其家傳載邢子才爲李禮之墓誌
云食有奇味相待乃殮衣無常主易之而出趙郡李榮
來弔嘆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云云然魏書
李冲傳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微因冲寵遇遂爲當世

門而情禮淺薄期功之服殆無慘容相視窘乏不加
拯濟識者以此貶之則延壽自敘又未可深信或李氏
素以家風著而魏收故誣蔑之耶

南史編次失當處

始安王遙光之反也劉諷柳叔夜雖甘爲之死終屬助
逆乃列之孝義傳董僧慧以晉安王子懋死非其罪奮
身殉難而孝義傳反無之吉翰爲刺史典籤欲活一囚
因翰入關齋日呈其事以齋日不行刑也翰明日謂典
籤曰卿意欲活此囚但此囚罪重不容全貸旣欲加恩
卿便當代任其罪乃命左右收典籤殺之特原此囚夫
囚果應死不聽典籤可也卽典籤欲飢法出之亦自有

應得之罪要不至於死乃轉脫重囚而殺義帥實爲輕重兩失乃反以此事列翰於循吏之首何其謬耶

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皆無志故沈約宋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南北史亦但有紀傳無表志隋書諸志則兼載梁陳周齊各朝制度蓋唐初修梁陳周齊隋五代史時若每史各繫以志未免繁瑣且各朝制度多屬相同合修一書益可見沿革之迹故梁陳周齊但作紀傳而志則總列之於隋書也然旣曰隋書而紀傳專記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實殊不相稱是南北史之無志旣屬缺典而隋書之兼志前代又多贅詞似應以

隋書各志移於南北史之後以成完書然則觀南北史者當參觀隋志也

同創書

名方

卷

陔餘叢考卷十

陽湖 趙翼 耘菘

新舊唐書年號各有得失

各史遇一歲數改元之年書法不一有以最後所改之號冠於歲首而其下仍按月書明所改號於每月之下者顧寧人謂司馬溫公通鑑叛爲此例非也乃溫公彷彿子京新唐書而新唐書又本之李延壽南北史耳唐以前各史凡一歲數改元者皆以下詔之日爲始按月順書如陳壽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約宋書前廢

帝卽位之次年書改元永光八月書改元景和十一月
被弑明帝卽位書改元泰始劉昫舊唐書中宗卽位正
月書改元嗣聖二月武后廢之書改元文明九月書改
元光宅是也此最爲得實然亦有不明析者卽如唐高
宗顯慶六年三月改元龍朔是年旣以六年書歲首而
三月以後卽爲龍朔元年故次年歲首卽以二年起竟
似六年之後繼以二年幾令閱者不甚了了南史新唐
書通鑑以最後所改之號書於歲首誠足以醒睂目矣
然又有窒礙而難行者如宋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以
下永光也八月以下景和也十一月明帝卽位泰始也
若以最後所改之號冠於歲首則是歲卽應書泰始元

年然其時廢帝尙在明帝未立何得抹煞一帝故南史以廢帝後改之景和書於歲首似矣而十一月以後則另書泰始元年不幾於以一年作兩年乎南史又悞其如此乃於泰始元年之下書云是歲卽大明九年也大明孝武年號止有八年並無九年南史卽欲醒睂日只應書是年卽景和元年乃虛架以大明九年之號不亦誣乎新唐書則并不嫌抹殺一二帝以曲就其成例卽如睿宗卽位之歲五月以前中宗神龍年號也六月韋氏弒中宗立少帝重茂改元唐隆則少帝號也七月少帝被廢而睿宗立始改元景雲則景雲以前尙有中宗少帝二君何得盡行抹煞而預書景雲於歲首乎究不

如舊史書法爲正若恐所改年號不見歲首如唐高宗
顯慶龍朔故事本年旣以六年起次年又以二年起不
見年號恐閱者疑誤則不如每年歲首皆書年號則斷
不慮其瞽曰矣

按舊書又有自柰其例者高宗開耀二年二月改元
永淳若循其順書之例則歲首應書二年開耀之
二年也至二

月始書改元永淳乃是年歲首不復書二年而卽以
永淳起則又何也及永淳二年十二月改爲宏道元
年是夕帝崩則宏道年號僅得一月且已書於永淳
二年內矣而中宗紀又特書宏道元年另作一行不
幾於以一年作兩年乎又武后自載初元年改十

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明年正月爲一月新舊書俱循此例故歲首起正月次臘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卽爲歲終故歷年紀載俱無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卽次年歲首正月也直至久視元年始復唐制乃舊書萬歲登封二年尙未復唐制卻書十一月孫萬斯陷瀛州屬縣而次年又書正月不幾於以一月作兩月乎昭宗乾寧六年八月改元光化而是年正月卽已書光化及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復而是年正月卽已書天復天復四年閏四月改元天祐而是年正月卽已書天祐不又自亂其例乎新書書年號處亦有不明者舊書武后長安年號只有四年其明年卽

書神龍元年以是年有張柬之等討亂中宗復位改
元神龍也此正合新書以最後所改號冠於歲首之
例乃新書於是年歲首反書長安五年而中宗紀又
特書神龍元年豈非自亂其例且亦以一年作兩年
乎

新舊唐書本紀書法互有得失

舊唐書書法多有不合於古者史記高祖初起事稱劉
季及封沛稱沛公王於漢稱漢王登極始稱帝此古法
也舊唐書高祖本紀高祖初爲唐王時秦公世民改封
趙公乃書云徙封太宗爲趙國公又高祖進位相國時
隋帝令其立四親廟其時高祖尙未爲帝也乃云立皇

帝祖已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第此皆書法之失者新
唐書於秦公之改封則書徙封秦公世民爲趙國公於
立廟則書高祖進位相國立四親廟又舊書敘高祖先
世處卽云皇祖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陵曰
永康皇考昞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廟號世祖陵曰興寧
先將武德登極追尊之號敘於此處故於武德初難於
再書但云追謚妃竇氏爲太穆皇后陵曰壽安而已一
似登極時祇追謚竇氏而不及祖考者新書則敘先世
處但書祖考本官而於高祖卽位後乃書追尊四代考
妣及妃竇氏又舊書太宗未爲帝以前於高祖本紀內
卽稱太宗固非及太宗爲帝後則本紀內或稱帝或稱

上可矣乃貞觀三年太宗嘗夏四月太宗始於太極殿聽政皆非史法也新書又高祖本紀內太宗皆稱名太宗本紀內皆稱上又高祖傳位後太宗卽位於東宮顯德殿高祖尙在太極殿直至貞觀三年始徙居於大安宮乃舊書則於高祖本紀武德九年傳位後卽云尊帝爲太上皇徙居宏義宮改名大安宮則似傳位之日卽徙宮矣而太宗本紀內貞觀三年又書徙宮事轉起人疑新書則高祖本紀內敘明貞觀三年始徙宮故於太宗貞觀三年書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事自覺一覽瞭如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宏之死實武后殺之也舊書但書皇太子宏薨新書則書天后殺皇太子宏

舊書安傳內亦不載被醢之事但云

之元二年從幸合璧宮
尋寔新書宏傳明書之

舊書武后垂拱三年封王子成義爲恒

王隆基爲楚王按成義等皆睿宗子是時睿宗已立爲
帝則其子不應書王子新書則云封皇帝子隆基爲楚
王又中宗之反正乃張柬之等起兵討亂遷武后於上
陽宮而奉以復位也

新唐書李多祚傳敬暉等定計後
王同皎請太子至元武門斬關八

乃舊書云

張易之等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軍桓彥範敬暉等誅
之是日上傳皇帝位於皇太子徙居上陽宮竟似中宗
之自能討亂并傳位之出自武后矣新書則書春正月
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子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
丙午復於位又開元二十五年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
琬竝廢爲庶人舊書不言殺則但似廢而已新書則書

皆殺之史思明既降後至德三載

即乾元元年

四月復反舊書

不書但於是年十二月書安慶緒被王師所圍求援於
思明思明援之復陷魏州一似思明未嘗反因慶緒求
援而反者新書則於是年夏四月先書史思明殺范陽
節度副使烏承恩以反而後書援慶緒之事又唐自穆
宗以後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如武宗之立由仇
士良乘文宗不豫矯詔立之也乃舊書文宗紀云正月
上不康詔立親弟潁王漚爲皇大弟權勾當軍國事皇
太子成美復爲陳王竟似出於文宗之意矣宣宗之立
亦由馬元贇乘武宗不豫立爲皇大叔也舊書亦但云
遺詔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卽位竟似武宗憑几之詔矣

懿宗之立亦由王宗實元實矯詔所立也舊書但云
宣遺詔立爲太子昭宗之立亦由楊復恭當傳宗旣崩
率兵迎立之舊書但云上暴疾宣詔立弟壽王傑爲皇
太弟是夕帝崩皇太弟卽位則更似授受得其正矣此
等大事皆不據實直書何以示懲戒耶新書一一著之
此皆新書書法之過於舊書者也然新書書法亦有可
議者舊書書秦王與薛舉戰敗績新書不言秦王但云
劉文靜及薛舉戰於涇州敗績以是時秦王臥病文靜
主戰而敗故也然軍令責在主帥豈得委之偏佐乎旣
據實書偏佐主戰而敗矣則偏佐之有功者亦應據實
書其姓氏乃貞觀四年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生

擒頡利可汗新書則書李靖俘頡利可汗以獻而張寶
相不書以靖爲主帥故也叅之劉文靜書法不幾自亂
其例耶又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魯炆與賊將武令珣
戰炆水敗績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靈寶敗績皆非
與祿山戰也而新書皆書與祿山戰至德元年房琯與
賊將安守忠戰陳濤斜敗績新書亦書與祿山戰賊將
阿史那承慶破潁州執太守薛愿新書亦書祿山執薛
愿及郭子儀敗賊將崔乾祐於潼關則又書崔乾祐而
不書祿山則新書書法亦未盡一也又新書於致仕丁
憂降黜皆書曰罷劉仁軌許敬宗等致仕皆書罷房元
齡以母憂去職亦書罷姚元之出爲刺史亦書罷武三

思辭司空武攸暨辭司徒亦書罷遂使善去者與降革
無異何其漫無分別耶又房元齡以丁憂去職未幾起
復舊書書法甚明新書則於其丁憂也但書房元齡罷
繼又書元齡起復起復者不終喪而授以官也今但先
書罷則起復二字有何來歷耶舊書神龍三年七月皇
太子重俊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率兵誅武三思武崇
訓遂引兵自肅章門入帝登元武樓臨軒諭之眾散去
遂殺多祚重俊出奔爲部下所殺是誅三思崇訓後乃
叙也新書但云皇太子以羽林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
則似三思等未被殺者此又新書過於好簡之過也舊
書元和五年定州將楊伯玉爲亂拘行軍司馬任迪簡

別將張佐元殺伯王迪簡謀歸朝三軍懼乃殺佐元是
爲亂者乃伯王非佐元也而新書云義武兵馬使張佐
元反伏誅則竟似佐元爲亂首矣新書張宏靖傳劉總
以所部內屬詔以宏靖充盧龍節度使宏靖至幽州不
能協軍情爲所囚數日軍士稍悔詣宏靖謝願改心事
之宏靖不答眾曰公不赦我矣遂取朱克融爲畱後是
軍吏之囚宏靖在先立克融在後也乃新書本紀書盧
龍軍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宏靖以反則又紀
傳之自相牴牾也又鎮州軍亂節度使田宏正遇害軍
中推牙將王廷湊爲畱後新書本紀書成德軍大將王
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宏正以反蓋新書之意專歸罪於

據位者然首謀作難與乘機攘據究屬有間若一概書爲亂首何以別於李茂勲等之逐帥竊據者耶此又新書之錯誤也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爲其牙將陳仙奇所酖仙奇以淮西歸朝詔以仙奇爲淮西節度使六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仙奇自稱留後詔卽以少誠知節度留後乃舊書於少誠殺仙奇一事並不書但云以淮西兵馬使吳少誠爲蔡州刺史知節度留後則仙奇何往耶新書旣書吳少誠殺其節度使陳仙奇自稱留後矣而於李希烈之死但書李希烈伏誅而不書仙奇殺之之事則仙奇之爲節度因何授耶此則新舊書兩失之矣

新舊唐書本紀繁簡互有得失

舊書主於詳明新書主於簡括卽如二十一帝紀舊書
幾三十萬字新書僅九萬字此其大較也然舊書本紀
凡生殺予奪之事皆略見其所由而新書則必一一考
之列傳而後見此亦兩書之各有得失者也今卽以本
紀觀之舊書於太宗爲秦王時降薛仁果破宋金剛走
劉武周擒竇建德降王世充敗劉黑闥皆詳敘其武功
正見太宗年少英武算無遺策新書乃各以數語括之
雖本紀體貴簡嚴然登極後命將出師皆有主帥任其
功罪自司於各列傳見之未登極以前身爲總帥不詳
敘於紀內將敘於何處耶前史於漢高成臯廣武之戰

光武昆陽邯鄲之戰未嘗不詳敘也又舊書武德元年
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此大事也而新書不書是年李
密舊將徐世勣以黎陽及河南十愁降賜姓李氏此爲
世勣入唐之始三年秦王大破宋金剛僞總管尉遲敬
德降此爲敬德入唐之始新書亦不書秦王擒竇建德
王世充獻俘京師斬建德於市流世充於蜀新書但言
建德伏誅而流世充不書貞觀四年李靖大破突厥獲
隋皇后蕭氏及煬帝之孫正道送至京師新書但書破
突厥而不書獲蕭后等事是年帝與羣臣論隋文帝疑
羣臣不可信故事多專決朕以天下之廣豈可獨斷以
一人之慮惟當選天下之才委任責成各盡其用庶幾

於理也舊書書之正見太宗致治之本新書亦不書十六年詔復隱王建成爲隱太子改封海陵刺王元吉爲巢刺王此爲慙德之悔是歲高麗大臣蓋蘇文弑其君高武此爲征高麗之山新書皆不書高宗咸亨元年追王武士護葬其妻令文武官及外命婦送至便橋此見武后權寵漸盛新書亦不書儀鳳二年遣高麗王藏爲朝鮮郡王扶餘隆爲帶方郡王各歸國安輯餘衆此二人本高麗百濟之君被擒入朝至是遣還遂世有其國則亦一大事也而新書不書聖歷二年初爲寵臣張易之昌宗置控鶴府尋改爲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二倖臣之見於本紀始此新書亦不書中宗卽位在東都

神龍二年正月始護武后靈駕還長安新書亦不書睿

宗景雲元年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此國法所當書者新書不書

新書中宗紀謂帝崩由韋后及安樂公主進醢而安樂公主傳反不明書其事

元宗開元十三年初置曠騎此爲府兵變制之始十七

年八月五日上誕辰百僚請以爲千秋節此後世誕日

置節之始二十四年始移考功貢舉遣禮部侍郎主之

此爲侍郎知貢舉之始二十八年以壽王妃楊氏爲女

道士號太真此爲納楊妃之始二十九年以幽州節度

副使安祿山爲平盧軍節度使押兩番渤海黑水四府

經略使此爲寵任祿山之始天寶九載祿山進封東平

郡王節度使封王自此始十三載祿山奏立功將士請

超授告身於是權將軍者五百餘人中將者二千餘人此見祿山權寵之極十五載肅宗卽位靈武上皇在蜀使韋見素房琯崔渙賁冊書及傳國璽至此亦肅宗正位之大事新書皆不書至德二載上皇還自蜀肅宗奉迎父子相見臣民悲喜之狀舊書最詳新書盡刪之此等事不於本紀詳敘將於何處紀述耶又通鑑肅宗偕回紇兵收京師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玉帛子女歸回紇及收長安葉護欲如約元帥廣平王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卽從命百姓軍士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此正見代宗爲太子時能屈己爲民

起兵本非素志乃太宗與劉文靜裴寂定謀後因寂以告高祖并以晉陽宮人私侍事迫之高祖乃從是太宗本謀不可沒也觀劉文靜等傳可見舊書於高祖太宗本紀絕不敘及新書獨詳之舊書敘高祖起兵時隋室大亂但云是時羣盜蠭起新書則歷敘劉武周林士宏等四五十人一則見當時羣盜鼎沸一則羣盜內魁傑者可量爲立傳其餘則第見姓名於此而可不必一一立傳是雖繁而實簡也舊書但以羣盜蠭起四字括之而列傳中仍不爲一一立傳則諸反者大半不見姓名成何記載耶又順宗嗣位不數月卽傳位臨御日淺本無事可紀而其爲太子時身歷危疑幾於廢黜賴李泌

調護得免及沮裴延齡張渠牟等入相之事韓愈所謂
天下陰受其福者又德宗時宮市之弊最甚順宗爲太
子欲諫之王叔文曰恐有小人間之謂殿下收羣情太
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此亦見其留心時事并樂聽
諫言之德又朱泚傳泚圍奉天德宗危甚皇太子督兵
苦戰賊乃敗是順宗爲太子時多有可紀自應總敘以
見其爲人乃舊書並無一字穆宗未爲太子時吐突承
璀欲立豐王憚而憚母賤不當立乃立穆宗爲太子憲
宗崩陳宏志殺承璀及憚穆宗始卽位舊書亦不載他
如武后永昌元年以薛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延載元
年又以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至今鳳閣侍郎李

有君人之量宜於代宗紀內詳敘而新書不載代宗廣德二年宰臣及內侍魚朝恩與吐蕃盟於興唐寺德宗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悅李希烈各僭號稱王相連爲逆此何等大事而新書皆不書此皆新書之過求簡淨而失之太略者也又按舊書本紀穆宗以前尙稍存書法穆宗以後竟似腐爛朝報凡內而拾遺補闕外而刺史觀察其遷黜生卒亦一一書之真不成史體又如李紳李德裕以吳湘獄坐貶宜宗紀內敘此案幾三千字尤屬蕪穢新書懲其太煩乃別爲體例只書宰相之除拜罷免而方鎮惟軍亂易帥則書之其他則否是以紀載簡嚴絕無冗沓然其例亦有時而窒礙者

如文宗紀太和元年詔橫海節度烏重幸討李同捷十一月又云橫海節度使李寰討李同捷蓋重幸卒以官授李寰使討賊也新書不載生卒則一橫海也忽而重幸忽而李寰觀者不幾瞽亂耶宰相之除拜罷免旣在所必書矣會昌元年二月以李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大中七年以鄭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及蔣伸高璩劉鄴王鐸崔彥昭等之大相皆一概不書則并自創之例亦更多刪削未免太簡矣至於各帝詔命及唐初九錫文禪位詔舊書一一載之累幅不盡新書盡從刪卻一洗繁蕪此則彷彿南北史體例又不可以太略議之也然舊書亦有失之略而新書補其所未及者高祖

昭德爲長史鸞臺侍郎蘇味道爲司馬此見武后寵倖懷義之極而舊書俱不書天寶十四載顏真卿起兵河北討安祿山張巡起兵與賊戰雍邱及永王璘反於丹徒至德三載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有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及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殺安慶緒此亦皆當時大事而舊書一概不書此又舊書之疎略也

舊唐書多國史原文

舊唐書武士讓傳贊云載窺他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是修史時未嘗無別擇乃仍有全鈔舊文而未加勘訂者如唐臨傳云臨孫紹爲給事中先天二年今上講武驪山紹以修

儀注不合旨坐斬時今上旣怒乃坐紹於纛下李邕遽
請宣旨斬之按先天乃睿宗年號所謂今上據新唐書
則元宗事也蓋元宗時方爲太子講武也又徐有功傳
云有功沒後中宗旣贈越州刺史今上踐祚竇希瑊請
以已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澤王上金傳亦有今上
字皆謂元宗也竇威傳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
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餘人尙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
人其所謂今亦謂開元時也可見此四傳皆元宗時國
史原文故曰今上也陳少遊傳代宗益厚待少游上卽
位累加尙書所謂上者德宗也曲環傳環以戰功加持
進大常卿上初嗣位土番入寇環又破之所謂上者不

德宗也此又皆德宗時國史原文也他如郭元振傳云
築定遠城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五代修史時定
遠城久屬塞外何云至今賴之此亦必開元中國史原
文也又崔元翰傳李汧公在滑臺辟元翰爲從事按史
傳例皆書名豈有稱汧公者此亦必崔氏誌傳原文也
顧寧人謂舊唐書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
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以爲修史諸臣不忌唐朝之
厚意不知皆唐國史原文不及改訂耳非修史者故
存忠厚也近日王西莊又謂此書修於後唐後唐自
以繼唐後故以唐爲本朝並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筆
此亦曲爲之說後唐時而猶以元宗德宗爲今上乎

此非國史原文乎

舊唐書編訂之失

舊書列傳七十二卷既有楊朝晟乃九十四卷又有楊朝晟五十一卷既有王求禮乃一百二十七卷又有王求禮考其事蹟實係一人兩見並非兩人偶同姓名者又列傳目錄韋安石下有韋况而傳中竟無况韋安石傳末謂其兄叔夏另有傳然列傳中竟無韋叔夏傳編訂如此則修史之草率可知又張士貴唐初功臣乃編入高宗時諸將程務挺等傳內元獻楊皇后在楊貴妃之前乃編在貴妃後此皆舊書之失當者新書李勣後泚李中敏李甘白居易皆元和長應時人乃編在張柬

之等五王之前此又新書之失

新唐書改訂之善

舊唐書無兵志則有唐一代府兵彍騎等制於何紀載
無選舉志則明經進士諸科之沿革於何稽考列傳內
無公主一門則柴紹妻之佐成帝業安樂公主之弑逆
太平公主之謀變於何紀載無奸臣一門則李林甫盧
杞崔昭緯崔縉郎柳璨等之奸邪於何示誠新唐書增
其類一一傳之較爲詳備矣舊書有志無表新書增宰
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又舊書武后編入
本紀故皇后傳內不復立傳新書則既有武后本紀又
有武侯傳或疑歐公作紀宋公作傳各不相謀遂致重

出不知本紀專載改朔易號用入行政諸大事而滯穢
瑣屑之迹本紀中旣不便書又不可全沒其實是以紀
傳兩存觀傳中所叙皆本紀所不書者是不傳謂歐宋
二公彼此不相參訂也新書又增立藩鎮傳使各鎮傳
襲殺奪展卷瞭如尤爲明晰諸傳中又有各從其類較
爲允當者杜伏威李子和舊書皆列羣雄中子和附梁
師都傳後然伏威降唐終於長安子和虽僭號及歸唐
後能以臣節終至高宗時始致仕則何得尙列羣雄內
乎新書改入唐臣列傳當矣武士彠舊書列功臣內按
士彠乃武后之父唐初起兵並未與謀又無戰功可紀
何得入功臣傳新書改入外戚楊國忠舊書在內傳新

書亦改入外戚李湛爲李義府之子義府諂附武后而
湛與敬暉等誅二張復中宗可謂能幹蠱者舊書乃附
於義府傳後未免皂白不分新書旣列義府於姦臣傳
而湛另附李多祚傳後舊書以狄仁傑王方慶姚璿同
傳仁傑方慶皆忠於唐合傳固宜璿不過醇謹始終爲
武后信任何得並書楊再思最諂武后舊書乃與朱敬
則等正人同傳新書則改狄仁傑朱敬則郝處俊等同
傳而楊再思與竇懷貞祝欽明等附武韋者同傳豆盧
欽望舊書亦與朱敬則同傳新書以其依阿取容改與
蘇味道同傳舊書張說郭元振同傳新書以說與蘇頲
同傳以當日燕許並稱故也陳希烈舊附張說傳後以

說子均均俱降賊希烈亦降賊故連類書之然此等奸
徒與燕公名臣同傳可乎新書則以其附李林甫乃與
林甫同入姦臣傳舊書張晞王琚王毛仲與李林甫楊
國忠同傳按晞等三人皆盡心於元宗危難時者何至
與林甫等奸權同傳新書改與劉幽求等元禮等同傳
王錡本王方慶之孫若依新書子孫附其祖後之例則
應附於方慶傳後新書以其侮權致敗另與楊慎矜等
同傳則又以各類相從且錡與慎矜事多相涉也吉頊
舊書在酷吏傳新書以其能定來俊臣之死及奏稱皇
太子爲元帥應募者日數千人又說張易之勸后召廬
陵王故改入列傳與魏元同等同卷孔穎達顏師古啖

請蕭夫子爲師舊書乃無得僅於韋述傳後附數語新書增入文藝傳嗣襄王煚爲朱玫所立僭僞位凡九月始伏誅此豈得不記載乃舊書無傳新書則附於嗣襄王儼之後此尤子京之考訂精博固未可輕議也

新唐書編訂之失

新唐書編訂亦有可議者立宗室世系表李唐一代支屬固屬燦然然列傳中既有諸王傳則其子孫已附於其祖之後雖無表亦自可稽至宰相世系表其一門數相如蕭氏崔氏等爲之疏其支派尙屬有說其一姓僅一相而必爲之詳敘家世不幾於代作族譜乎若欲以見譜學之博則又非可僅譜宰相而已此歐公好博之

過也子京又別立蕃將及宗室宰相二卷亦屬無謂既立蕃將一門則不論時代凡蕃將皆入卷內如尙可孤乃代宗德宗時人而與太宗高宗時蕃將同卷轉使觀者時代易淆其宗室宰相亦可各附其祖之後否則於其祖傳內書明某另有傳而以其人別傳於各朝宰相內自覺明漸今乃併爲一卷果何所取義耶又卓行一門尤屬蛇足陽城爲諫議裂麻一事足爲名臣則入於列傳可矣司空圖生逢末造隱居卻聘列之隱逸可矣舊書以城入隱逸圖入文苑固非新書別以卓行處之亦甚無謂也馬三寶舊書在柴紹傳末新書改列裴寂等功臣傳內然三寶本紹家奴自應附紹傳爲是苑君

助馬懷素皆有功經史舊書在列傳新書改入儒學李
淳風精於術數新書改入方伎劉太真邵說干邵崔元
翰于公異李益李賀等皆以詞藻稱別無事蹟可紀新
書改入文藝符令奇爲田悅將密諭其子璘歸朝而身
自被害臨死罵悅不絕口此真忠節最著者舊書僅附
其子璘傳後新書改入忠節蜀人朱桃椎隱居不仕浮
沈玩世舊書附見高士廉傳新書則另入隱逸僕固懷
恩梁崇義李懷光等顯爲叛逆朱玫王行瑜擅立襄王
熈舊書俱在列傳新書俱改入叛臣傳李錡舊書附李
國貞傳後新書以其叛逆亦改入叛臣傳舊書姚令言
張光晟源休喬琳蔣鎮洪經綸彭偃七人皆入列傳按

此七人皆臣於朱泚者泚以反逆旣傳於末卷此等從逆之徒反入列傳可乎新書盡削之而附於泚傳後此皆新書之改正舊失斟酌盡善更無可議者又有舊書有傳而新書刪之者樂彥瑋趙仁本趙道興張光輔劉從一顧況張敬則等本無事實可紀也祖孝孫事具樂志中傅仁均事具歷法中故亦不立傳也有舊書無傳而新書增之者如姜寶諒爲劉武周所執逃歸又從裴寂討宋金剛被執不屈死此豈得無傳舊書乃不立新書增之昭宗母王氏雖所出甚微然帝母也豈得無傳新書增之并記其弟瓌除黔南節度爲楊復恭沈於桔柏江之事蕭穎士一代文儒海內稱蕭夫子外夷亦願

瑋舊書在羣雄內附於劉武周傳後新書以其降唐改
入列傳與羅藝寺同卷是矣然高開道亦嘗降唐封北
平郡王新書又列之羣雄內何也或以其既降又叛故
耶然羅藝降唐後仍以反誅新書又編入列傳亦不畫
一賀知章以詩名老始致仕舊書列於文苑當矣新書
乃入之隱逸歐陽詢父子品雖正然於經義無所發明
王紹宗亦但上書孔若思亦紙多識古今乃俱列之儒
學李百藥命狐德棻李延壽等皆精史學者入不入文
藝傳晚唐詩人溫李並稱舊書俱入文苑新書則專列
商隱而以廷筠附溫彥博傳後以廷筠乃彥博裔孫也
然新書商隱傳又云商隱本李勣裔孫則又何以不附

勳傳後耶

按舊唐書勳子孫同敬業之亂誅殺殆盡貞元中有土蕃將徐舍今日言勳五世孫武后時其祖逃于蕃族屬已多不能歸然則勳

子孫已無有在中國者新書謂商隱是其後亦恐未確

且新書體例凡祖孫父子相繼有

官者皆於其祖傳後牽連書之如蕭瑀傳直至蕭遘等杜如晦傳直至杜讓能等劉政傳直至劉崇龜等于志寧傳直至于琮等溫彥博傳直至溫廷筠等韓休傳也至韓洄等是也乃褚亮及子遂良楊於陵及子嗣復何以又不連傳而各分卷耶李齊運亦宗室之後新書以其因言利進故不附其祖傳後而另與白志貞等同傳然此等非大奸大賢何不附於祖傳後不幾自亂其例耶王興乃王方慶之裔孫新書以其工諂媚故亦不附於方慶傳而與楊再思等同傳然再思乃武后中宗時

人與則肅宗時爲相以之同傳可乎張易之昌宗自應
另立嬖倖傳乃新書以之附張行成傳後行成爲唐名
臣易之兄弟又非其子不過族子耳猥以相附尤屬不
倫劉全諒本無可紀本傳內不過數語而其父客奴當
安祿山反時爲國立功其事蹟見於全諒傳者數百言
不止則應立客奴傳而以全諒附於後乃新書反附客
奴於全諒傳內亦輕重倒置旣立藩鎮傳矣則不必更
爲區別但相次爲傳據事直書而其人之賢否自見乃
田宏正李洧盡忠王室特摘出另編列傳則其餘豈皆
叛臣乎劉濟恭順不失臣節且出兵助討王承宗劉總
以盧龍歸朝請天子置吏欲革藩鎮世襲之弊張仲武

始終一節爲國立功王士真歲貢常數十萬比土魏二
鎮最爲恭順王元逵出兵助討劉積王景崇亦出兵助
討龐勛黃巢皆有功宏正旣另入列傳此等何以仍在
藩鎮內乎然猶曰身未離本鎮也李載義歸朝後又爲
山南西道節度何以仍列盧龍藩鎮內乎程懷信之子
權入朝後又移邠寧節度何以仍列橫海藩鎮內乎李
維簡斬關赴難爲國純臣何以仍附於李寶臣傳乎此
又新書之自亂其例者也且又有不必立傳而新書傳
之者裴矩功績俱在隋朝入唐則已老無事可紀隋書
已有傳矣新書何以又傳之趙光逢爲朱梁相光嗣爲
後唐相於唐室無事可繫此聽其入五代史可矣新書

何以傳於趙隱之後氏叔琮朱友恭皆宋全忠之臣來
監於朝者故歎公入之五代史梁臣傳中新書何以傳
於柳璨傳後耶又有應立傳而新書反不立者薛懷義
擅寬武后朝威震天下舊書列入外戚固非新書以其
無類可歸遂不立傳僅於武后傳內紀之中宗四子最
幼者殤皇帝重茂當韋庶人被誅重茂尙在帝位太平
公王廢之睿宗始立此豈得無傳新書缺之舊書方技
傳有僧元奘及神秀惠能等新書以其非藝術遂刪之
竟泯此數人不列於史抑知神仙可入方技佛教獨不
可及方技乎况晉書佛圖澄鳩摩羅什曇霍等皆入藝
術傳豈非前史成例而必去元奘等不入方技乎又唐

之末造李茂貞稱兵犯關韓建邀駕臨幸殺十六宅諸王幾盡其事在王室最有關係者豈得無傳乃新書惟李克用敘入沙陀傳內餘皆無之豈以時涉五代應入五代史耶然同時楊行密劉仁恭羅紹威等新書又傳之何也况氏叔琮等皆梁臣尙入唐傳茂貞等本唐臣反不立傳乎立叛臣傳是矣然唐帥臣之叛者不少如劉闢以反誅僅附於韋臯傳後劉展亦以反誅亦不入叛臣傳而陳少游逆迹未甚著特私附李希烈後尙贈太尉董秦始終討賊立功晚年始失身於朱此似亦可少追其罪乃俱編入叛臣內亦頗失當黃巢未入仕卽起兵反與在官而叛逆者不同立別立流賊傳乃與

安祿山朱泚等同列逆臣中似亦非類明史以李自成
張獻忠別爲流賊傳覺斟酌盡善也又龐勛之反騷動
半天下凡二歲而滅其後高仙芝黃巢等繼之唐之亾
實始於此宜與黃巢等同立一傳乃僅附見於康承訓
傳中此亦新書之失檢也

